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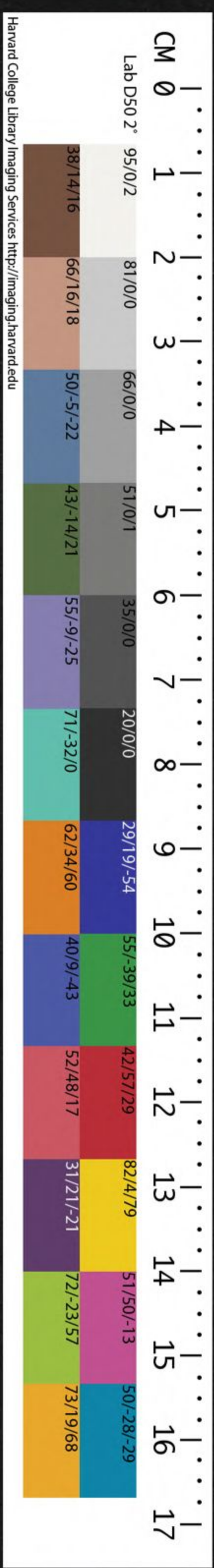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2512/2543 B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卷之四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

宋紀三十四

起甲寅唐玄宗開元二年

盡丁亥唐玄宗天寶六年

凡三十四年

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恆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判史有政

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

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

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

樂工官女教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禮

部侍郎張廷珪

奏對未竟客皆上座以院部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起甲寅唐玄宗開元二年
盡丁亥唐玄宗天寶六年

凡三十四年

甲寅 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
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求為恒式

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

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
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

樂工官女教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禮
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表楚客皆上疏以聲好遊

見盛宜崇經術通端七尚撰素深以悅鄭好遊
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款開言路成嘉賞之胡氏曰

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工
女而自教之則是天子尚以放鄭聲為戒况玄宗
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以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
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
其微漸者也姚崇梨園弟子隋有法曲其聲
於是昧其所職矣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
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宜春北院尚樸素敦尚質樸
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尚樸素敦尚質樸
見素守貞不事文飾也老子見素抱樸
少私寡欲莊子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一在西安府雲陽廢縣漢武帝置一在京北府通
化門外唐文宗嘗命太常卿丁涯取開元雅樂按
之既成獻
之於此

書法

發明

直書其事其為初政之累
多矣。教坊之名始此
玄宗即位至是再置宗廟之事學校之典
未聞有所舉行而左右教坊之置綱目首

沙汰僧尼

書下冊則帝之溺意鄭聲固已不待晚
年而後知其有霓裳羽舞之失矣惜哉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墮丁削髮避役
姚宗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
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
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
家毋與僧尼道士還胡氏曰人之所棄而夷狄者中
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與僧尼道士若使之衣
國之所絕也今不伊百官與僧尼道士若使之衣
狄待之罪人畜之非平民也然則局若使之衣
冠帶而齒**集覽**齒於平民齒謂舉列如齒也
於平民乎**集覽**得齒於平民齒序列於平民也
佛圖澄晉末僧名趙王石勒甚敬之鳩
摩羅什晉末僧名秦王姚興尤重之
書法下者矣宋成寅年唐初雖一書沙汰五丁道

高祖武德九年不旋踵而書罷焉於是復書沙汰僧尼是年予知節也終綱目異端書沙汰三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韃韃奚薛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契丹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群臣乃不敢言范氏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為是邪當成之為非邪曰姚崇等以其君計契丹為是邪當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敢言則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益甚君可以威脅群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則曰非我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諫而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則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集覽

柳城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文翽名也翽呼外反
質實 奚契丹東胡別種胡種名突厥
 北狄國名

書以相國將兵於樊噲見之矣此書同紫微黃門三品何重其任也重其任則曷為書擊賊也帝之好邊功拒人言莫此為甚故

書法 書擊賊也帝之好邊功拒人言莫此為甚故

發明 來自文武既分而後將相之任各異其

乃相薛訥而使之日明皇欲擊契丹慮群臣進諫

曰唐中世以後率以平章事為節度使亦宰相

之選也夫以平章繫銜或大臣出鎮藩方或方

鎮跋扈不臣不得已而加之君子猶深為之惜

二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擊契丹果無事乃以紫微黃門同三品將兵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書法

食三以稱賀故書譏不效然則日食之不應曆官之失也

發明

姚崇之諛也特書于此蓋譏之爾

突厥同俄圍北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復置十道按察使

集覽

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慮未盡得人况

天下二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乃此范氏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擇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君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令不可偏擇豈宰相之體乎

以徐倫為恭陵令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以其子倫為恭陵令實孝謹之子光祿卿希城等請以已官爵讓倫以報其德

由是倫累遷**集覽**倫龍春反希城名也

申王府司馬**集覽**城音絳申王名成義

貶劉幽求為睦州刺史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人恭陵縣名未詳沿革申州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

或告太子少保劉蕡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
 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
 乍就開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憲驚遠聽乃皆貶
 之時紫微侍郎王珣行邊未還坐黨貶澤州刺史
 質實為一統志云果州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時
 地仍屬巴郡漢末劉璋分墊江以上仍為巴郡治
 安漢晉屬巴西郡劉宋析置宕渠郡隋省宕渠入
 巴西唐初地屬隆州尋析置果州治南充天寶初
 改商充郡乾元初復為果州大曆中又改交州尋
 復舊五代蜀置來寧軍節度宋初以州隸梓州路
 寶慶間陞順慶府元置東州府又改為順慶路
 本朝改順慶府隸四川道

黜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

以利貞等天后時酷吏比周興等
 情狀差輕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集覽草澤猶言田里謂寂

冥之地終身勿齒記王制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
 日出卿不與士齒注齒猶錄也不齒賤也於其卿
 中則齒
 親親也

三月貶常安石常嗣立趙彥昭李嶠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當時宰
 相常安石常嗣立趙彥昭李嶠不能匡正令監察
 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檢校定
 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賊安石憤恚而卒
 中宗陵
 墓名
 質實
 邽人
 譽之弟

毀天樞

毀武后所作天樞鎔其銅鐵歷月不盡先是
 常氏亦於天街作石臺頌德至是并毀之

夏五月罷負外檢校官

以歲繼悉罷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教
母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
彈奏業為之請救復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
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為參軍崇等不
可事亦寢由是貴
戚束手請謁不行

發明

政興治之世其精明氣象必有可觀玄宗初
足取今又罷自外檢校官大書于冊開元之治
自此日益進矣使其有始有終常如一曰豈不
為有唐盛
德之主哉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
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
以聞它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
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
知古微時臣常卯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
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為無私而薄知古
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
知古累聖政矣上乃許之知古竟罷為工部尚
書

集覽

三門下過官唐制凡選事待即以下三注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
也幽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
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
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
業嘗疾上親為煮藥火焚上醫左右驚故之曰
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及時
政妄結交上愈信重之故讒間無自而入然專以
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不及以政詳臣以成

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
 成義領南州守禮領靈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到
 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並
 準此范氏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陸於太
 似故慈於子孫以及于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
 被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交而
 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
 何哉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成器辭位以授明
 皇故明皇篤於兄弟之愛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
 友愛之心也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
 於為人父則以非罪殺其子為人夫則以孽黜其妻
 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
 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心裁集覽宋上成器乃嫡長當
 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集覽宋上成器乃嫡長當
 立故曰地逼太妙周文王之正妃莘國之長女也
 姓音詳里反充其類李氏解云夫所謂充類者
 謂自其小者充之以至於大自
 至輕者充之以至於重之謂也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
 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
 下皆毋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
 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
 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
 罷兩京織錦坊司馬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
 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
 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其
 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因言市舶之利
 又欲往獅子國求靈藥醫姬士命監察御史揚範
 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
 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
 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
 况於胡姬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
 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災瘴死不辭此特胡
 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喻而罷之

集覽 銜銜馬勒也字從金從行以行馬者也銜

白於海濱置吏以稅海商名曰市舶

書法 書予之也晉武焚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

日特書之綱目書焚錦綺三乙未陳焚文錦屬

皇十五焚綾文布是年皆予之也舍是無書者矣

薛訥擊契丹敗績詔削其官爵

訥與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甲齎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擊之唐兵火敗死者什八先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宣道將後軍亦走訥歸

罪於宣道制斬之質實灤水莫詳處所唯有灤河

免訥死削其官爵在萬全都司雲州堡北六

十里發源炭山沐井亂泉合為此河北流經古桓

州南下流入口北開平界又東南流經永平府遷

安縣界至盧龍縣合滌河又南至樂亭

縣入于海未知是否姑錄此以備攷焉

襄王重茂薨於房州謚曰殤皇帝考異提要薨作卒

死皆曰卒當從提要考證薨當作卒謚當分註謹按帝氏弒中

重茂復為王凡例曰正統之君發為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其謚重茂帝氏所立故不書即位者非正統之君也然亦發為王而死故比

書法 薨非不成君發帝發后則謚為帝為后者

也不然則帝母也有功公主也舍是無薨道矣

唐會昌以後方鎮大臣有書薨者謚也以皇帝

贈謚於是再見

作興慶宮

宋王成器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

集覽 花萼相輝義取詩常棣之華郭

政務本不緝辭燕兄弟之意以名樓

實 一統志云興慶宮在西安府治東南五里唐南內也玄宗所建內有文泰南薰大同等殿花萼相輝樓在西安府治東南唐興慶宮西南隅勤政務本樓在西安府治東南唐興慶宮西南隅

同榻飲宴勤政務本樓在西安府治東南唐興慶宮西南隅

慶宮西南隅玄宗建每歲千秋節醑飲於樓前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

乃息

發明

蘇軾有言操網罟而赴江湖語人曰我非魚也不如捐網罟而入自信明皇以盛年即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采擇女子之言是未可以家至戶曉也一出宮人而訛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自修明皇蓋得之矣故書以美之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掠牧馬命薛訥郭知運王駿帥兵擊之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欲之

集覽 王駿勝

畜牧因以入寇矩懼悔自殺

以武后昇銘頒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昇銘有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

官須告中外司馬公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語也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

書法 崇之賢猶不免是惜哉 書譏諛也武氏書頌大雲經玄宗書頌馬絡皆譏也

敕諸州修常平倉法

敕以歲餘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劔南下濕不堪貯積不用此例

冬十月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峻帥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峻選武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追至洮水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濱戰死以其子忠嗣為尚鞏奉御養之宮中命左驍衛

即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實 洮水在臨洮府城西南吐谷渾界一名恒水源出西傾山流經府界金城公主金城郡名王海濱鄭縣人

以郭知運為隴右節度大使

領鄯秦河渭蘭臨武 郭實 鄯秦河渭蘭臨武 郭實 鄯秦河渭蘭臨武 郭實

漢宣帝元康四年隍中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興六年南安蘭注見大和元貞觀十八年臨注見秦

王政三年臨西武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武都 注見高祖武德六年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

洮廓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 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 文帝元嘉元年 注見宋

文帝元嘉元年 注見宋

十一月立皇子嗣真為鄆王嗣謙為皇太子

考異 皇立

子嗣真為鄆王嗣謙為皇太子方當**集覽** 鄆王鄆封

作以子嗣真為鄆王嗣謙為皇太子方當

鄆子國在東海郡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

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胡氏曰母正則子重母

賢則子良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為儲貳其

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

之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置幽州節度經畧大使

書法 景雲之篇先書命太子監國重國本也此

不勝其私舍長立少先書嗣真為鄆王譏也玄宗

鄆王所以著太子之為少子也

領幽易平嬀 **贊實** 易平嬀擅燕六州幽注見高

檀燕六州 **贊實** 祖武德四年易注見周世宗顯

德六年平注見秦王政三年比平嬀注見晉懷帝

永嘉五年擅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燕注見高祖

武德九年 **書法** 景雲元書以薛訥為幽州經畧節度大使

故特書置且矣此始書置何不常置也至是始有常除

以志禍始也

卯乙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

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

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

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

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相可比何人澣

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

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
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後筆曰
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
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司馬公曰夫不肖用事
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
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
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復戾以竊其名是亦
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齊太平之
政夫何罪哉秦誓所謂是
集覽 謂是
能容之者懷慎之謂矣
積注見宋主昱元徽二年得色謂容色自矜為
志也得或作德師古曰謂容色自矜為
正誤 頗有得色葉繁謂容色自矜為
得忘。今按謂有自得之色
質實 齊濟定

殿御史大夫宋璟為睦州刺史

坐監朝堂杖
入杖輕故也

發明

御史大夫風憲之長在漢為三公之官而
使之監杖則非其職矣又以杖輕而黜之
故書貶書爵而不
書其罪以譏之也

夏四月以薛訥為涼州大總管郭虔瓘為朔州大總

管

初空厥可汗默啜衰老昏弱其葛邏祿胡祿屋諸
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
訥居涼州郭虔瓘居
朔州勒兵以備默啜
將之名後以為部落之號
或曰本突厥咄陸部也

集覽

葛邏祿突厥諸部之號
也胡祿屋本泥默啜部

山東大蝗

山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都督孫捕
 而瘞之議者以為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
 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
 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
 崇曰昔楚莊吞蛇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禍奈何
 不恐於鯀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
 當**集覽**楚莊吞蛇而愈疾賈誼新書楚莊王食寒
 遂吞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食不誅則發
 蛭出疾得愈蛭者質水蟲也張華博物志蛭三
 斷而成三物有石蛭草蛭泥蛭一名馬蝗孫叔殺
 蛇而致福孫叔救為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
 而泣其母問故叔救曰聞之見兩頭蛇者死恐他
 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
 以福汝不死也
 後長為楚令尹

秋七月朔日食

發明

日食不應而宰相表賀則日食而應當表
 弔可也此而觀之姚崇論君之罪著矣

九月置侍讀官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
 入內侍讀靈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
 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諸無量更日侍讀聽有與乘
 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若為造腰輿使內侍昇之親
 送迎之待以師傳之禮

發明

自帝學不傳而後君德不古玄宗讀書無
 從質問始置侍讀之官而又以羸老充選

書之于册雖口幸
 之蓋亦惜之地

遣薛訥討突厥

考證

討當
 伐

書法

奚契丹吐蕃皆書孽此則昌為以討書突
 厥請和既爾臣矣以是後國此匪是叛也

故特書討

郴州刺史劉幽求卒

幽求自抗誅

書法

刺史多矣卒幽求何忘帝之薄也其薄柰
 何方天星散落落幽求實贊大計睿宗疑立
 太子幽求力言平王太平遂黨又幽求首發其
 姦有功如此而帝待之薄則帝之私也蓋帝氏
 既誅帝有自取之志而幽求則曰衆約今夕其
 立相王何不早定此時帝乃僅迎相王入輔少
 帝而已既而幽求復白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
 下若此皆非帝意此帝所以終外之也書曰郴
 州刺史劉幽求卒

發明 帝氏之亂幽求首建美策太平之逆又發
 其姦玄宗雖愛以相繼未幾即遭貶黜

無少怨之意何哉當臨淄討亂之時意蓋在
 自取幽求既不論此而又力請相王早正大位
 玄宗是時蓋已深憾於中是以輕於譴逐畧不
 念其有功當時之人既不能知帝意所在而後
 來贊唐史者正謂恨其待之太薄而已綱目推
 求其實故於幽求之卒特揭郴州刺史書之以
 見斥逐之外之意不然當時刺史
 編天下何獨於幽求而卒之哉

以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畧大使

以郭虔瓘為安西大都護經畧四鎮虔瓘請募關
 中兵萬人請安西皆給遞驛食許之將作大監
 常湊上疏曰今西域服項雜或時小有盜竊舊
 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備幹弱技頃年
 來征行器盡宜更募勇遠資荒服又萬人征
 行六千餘里咸給餼馱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
 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當措
 誅所損甚大縱令必克其養發何時能崇亦以為

不然而既而度唯卒無功度唯復秦奴八人有戰功
請除游擊將軍盧懷慎曰度唯恃功侮法不可許
也上集覽物曰負馱弱技京師為幹四方為
從之沙磧悠然唐志西州之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
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石磧及云伊麗河
西行千里至碎葉城水皆北流入磧今曰沙磧則
沙乃流沙之類自是兩名杜甫八哀首篇贈司
王思禮詩意無流沙磧是也悠悠眇貌無期貌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鄆州聽以便宜從事拔
汗那者古焉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
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則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
數千里下數百城傳檄諸國咸張西域大食等八
國請降勒石集覽注見中宗景龍二年天食西
紀功而還

國在波斯國
兩都婆羅門

冬十二月貶崔日知為歙縣丞

京兆尹崔日知只暴不法季傑將糾之日知反構
傑罪侍御史楊勣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
命傑視則御史日知為歙縣丞

音許昌反史記漢且陽地初改郭郡為丹陽而丹陽
相恐脅也歙漢且陽地初改郭郡為丹陽而丹陽

都尉分治歙縣隋里歙州宋質實人一日知滑州靈昌
改徽州治歙縣以失涉反

秦初所置屬鄆郡以縣南有歙浦故名漢屬丹陽
郡為都尉治晉屬新安郡梁屬新寧郡隋初縣省

後復置為歙州治宋為歙州府
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徽州府

以常玢為冀州刺史

冀州刺史

尚書左丞常璠以即官多不舉職請汰之尋救出
玠為小州刺史姚崇言玠以奉公貶黜議者皆謂
即中謗傷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集覽玠悲貧反
戒則省事何從而乃除冀州集覽不舉職舉
稱記明堂位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
刑注揚舉也廢不與平也受廢職之大罰

以突騎施部將蘇祿母金方道經畧大使

突騎施守忠既死部將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
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據有西方遣使入見故有
命是

丙辰 四年春正月殺尚書左丞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於里巷伺
而噉之傑自訴上上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賢僚
胡氏曰高宗有言一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於公
矣而失父子之恩

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近於公矣而傷夫婦之義
使皇后不免於厥咎以故幾者動之微不可不慎也

書法 昕恃后心黑以欺大臣罪也帝罪之公矣其以
殺之甚矣綱曰

故樊世書殺二女孫昕書殺
罪不至死若竹弄其輕重貶竄
足矣故書殺一而不其去其官

發明 孫昕有罪即深惡戚里撓權之弊故長
罪不至死若竹弄其輕重貶竄
足矣故書殺一而不其去其官

以鄒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

護

二王皆不出閣諸王
遙領節度自此始

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利由大器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
 輕外任揚州採山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
 梁若水錢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
 何異登仙上嘗定官者詣江南取鵠鵠等歌
 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
 鳥乎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
 鳥縱散其鳥謝集覽鵠音交睛郭璞曰鵠陸似
 之長目睛交故名鵠鵠音交睛郭璞曰鵠陸似
 於鴨輝雅作溪鵠誰賦云溪鵠音奚救水鳥五色小
 故若有教令

書法

於是歎重外任特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帝
 目書以為刺史者四十餘人自秋仁傑外皆
 黜者以父母斯民之職而以其所貶黜者為之
 若此而求外予之重也
 難矣書此蓋

山東復大蝗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補之倪若水謂蝗乃天
 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補埋之
 為害益甚拒不從命崇牒若水曰劉聰為主德不
 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
 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教使者
 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致大饑
 時據平陽
 惜號曰漢

集覽

劉聰

書法

三年書山東大蝗矣
 於是復見故書復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於上曰今歲災叙太盛縣令非才上悉召至
 殿庭試理人策惟高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
 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
 部侍郎即盧從愿李朝隱皆坐左遷從愿朝隱與

稱職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
最有名時人稱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質實武人濟陽

夏六月太上皇崩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時勝輕歸不復
設備拔曳固進卒頡質畧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子
將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霄僕
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連為昆伽可汗以闕
特勒為左賢集覽拔曳固注見太宗貞觀元年拔
王專典兵馬集覽野古進卒頡質畧進卒散走之
卒也名頡質畧子將子者入之嘉稱將者官稱也
舉其官而稱子焉後靈荃改後即將回紇注見太
宗貞觀元年同羅注同上霄注同上僕固注正誤
同上闕特勒突厥俗稱子弟曰特勒闕名也

秋八月遷中宗於別廟

子將集賢子者人之嘉稱。今按子將小將也唐
制每軍大將一人副二人總管四人子將八人
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
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神主附太廟從之

突厥降戶叛命薛訥等追討之

突厥默啜既死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昆伽
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傲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
國人信服之昆伽乃召以為謀主突厥降戶處河
曲者多叛歸之并州長史王峻上言此屬徒以其
國喪亂故相率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乃是以
養使為間諜日月滋久奸詐愈深願集兵衆徒之
內地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然求久安
靖疏奏未報降戶果叛命朔方大總管薛訥討之
王峻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單于副都護張知運
不設備為虜所擒將軍郭知運擊破之張知運

乃得還上以其喪師斬之昆加謀入寇歌歌谷曰
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眾新集且當息
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昆加又欲築城立寺觀敵
欲谷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為敵
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為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
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
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冬十月堊橋陵

質實

一統志云橋陵在山西安府蒲城縣豐山

集覽

河曲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
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
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

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
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
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什櫻也恨不可使卿居禁
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彛異頗受賂遺為時所譏又
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當死崇復管救上
不悅會曲赦京城特救杖誨流嶺南崇由是請避
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
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揚恩昂迎之璟風度凝
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下與思昂交言思昂素貴幸
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范氏曰昔申張以
愁不得為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愁

集覽

彛異崇以

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書法

自隋世以來京尹不書書留守越王侗重
至是四書留守矣房玄齡劉仁軌蘇良嗣

宋璟綱目於此致意管鑰之什夫皆輕武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

事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
 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
 突厥默啜自武后靈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
 之力不能克郝靈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
 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敵倖痛抑其賞逾
 年始授即將靈臺勤哭而死范氏曰宋璟可謂賢
 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卒
 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人曰璟與頌相得其厚璟每論事則頌助之璟嘗論
 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適其父矣上嘗令璟及頌
 制皇子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號各三十
 頌奏曰七子之均養著於國風今制名號各三十
 餘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
 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
 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
 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早薄
 矣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
 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
 至於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
 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
 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
 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
 賢俊委政群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
 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
 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
 退而小人日進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
 齊濟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數
 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革諂政矣
 廣州請為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諂政矣

於是它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濬獻所為文環判
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諛文章若高宜從舉
不可集覽僕射謂蘇瓌黃門謂蘇頌開元初改門
加奏七子能盡其孝道禮貌大臣謂加容貌以敬之

罷十道按察使

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書法 特書始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考異

行幸二字當作帝如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
環蘇頌對曰陛下二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

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
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
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
廟耳上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
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
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
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遂幸東都胡氏
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
其逢也甚矣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因是見唐
有天下不自建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
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宋
上過嶠谷道隘不治歆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
環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
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環曰陛下罪之而臣言免
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質實符堅畧陽氏人
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姚崇曰陛下罪之而臣言免
王生白立為天王太元中入
寇敗績為後秦王姚萇殺之

書法

上書太廟四室壞下書行幸東都是壞不

譏慢

也况太廟方壞而行幸自秋書世室忽宗

廟益甚矣

姚崇賢相於是凡三獻諛惜哉終綱

目宗廟書壞

三漢宣本始四

是年

壬子蜀大水壞其太廟

發明

春秋文公十三年書世室壞而左氏以為

莫重於宗廟

而至於地壞則其怠慢為何如哉

玄宗之時

大廟室壞此莫大之變也彼姚崇者

素以諂君為事

日食不應則表賀昂銘偶合則

表賀既有以盡其君之心矣

今玄宗當此大變

乃敬行幸始焉

問之宋景蘇頌二人對以三年

之制未終災異為戒

願且停車駕其說甚正使

崇亦能以此意告之

猶或可以少警其君今乃

以壞與行會為言

則是逢君之惡而遷就其說

以合之也

誣罔甚矣故綱目於此書太廟四室

壞於上書行幸東都於下

則見玄宗不終禮制

不畏天戒不敬宗廟

事遊幸一舉而四失皆

具而唐人簡於宗廟

不以時加葺治之罪又自

見矣

二月復置營州

奚契丹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請復營州制置營

州都督於柳城使慶禮祭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

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

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敕令置立

營州都督

秋七月放太常鄉姜皎歸田

考異

提要太常

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嘗懷貞等皎預有功

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内至與后起連榻宴飲宋

環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因下制宋

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為憂謂自保

皎宜放歸田集覽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園勲封如故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議大夫光不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乃耕於富春山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不令與政得保福祿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皆是也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英布輩南陽故人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保故人謂鄧禹李通賈復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以張嘉貞為天兵軍大使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嘉貞上言突厥降者散吾太原以北請宿重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兵以鎮之乃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以明堂為乾元殿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制密邇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為乾元殿正至受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賀季秋大享集覽大享奉上之謂享享通作饗禮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復就圓立集覽大享奉上之謂享享通作饗禮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饗也饗食言大崇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故食言大此言禮盛不作至味之事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奉上之謂享即食饗也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

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奏事御史彈百官服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

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正誤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

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

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

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

集覽

正誤

集覽

正誤

集覽

正誤

集覽

正誤

集覽

正誤

集覽

正誤

集覽

正誤

集覽

正誤

集覽

正誤

集覽

者楚懷王嘗獲之以為冠執法者服之故名法冠
一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一纏為展簡鐵柱卷對仗
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仗下專君西漢司馬相如傳
適足以專君自損也注專古貶字史記本傳作
君一本本作專正誤○大臣不得專君集覽專古貶字
君音訓同此言中書門下奏事諫官史官隨之
專非專字也此言御史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
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
不詳上文謂為貶君何義

書法

良法也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

發明

無私謁之言朝廷清明矣故書予之

議事治致太平自高宗昏庸失德此制遂泯
宋璟輔政首復舊規雖未能盡如貞觀之盛
庶幾焉耳大書
于則蓋羨之也

謫孫平子為都城尉

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
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
况弟臣於兄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
別廟願下群臣博議遷中宗入太廟太常博士陳
貞節馮宗蘇獻以為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
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為代則無祖禰之
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非
躋睿宗於中宗之上也平子論之決獻頌之從祖
然時論多是平子故議平子論之不己謫都城尉
也故頌卒從其議平子論之不己謫都城尉
覽魯躋僖公春秋文二年躋僖公注躋升也
閱公故書而譏之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
升僖公以譏何繼爾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注後
者僖公以臣繼爾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注後祖
猶祖也都城康州品名也城本作成史記侯者年

表漢昭帝封金安上都
成侯索隱曰屬潁川
端溪縣故址在肇慶府
德慶州東八十二里

實實
一統志云都城唐之
縣名屬康州宋省入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秘書監馬懷素奏請中書頗散闕請選學士整比
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
尹知章等二十二人於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
無量為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行冲代之九年
上其錄凡四
集覽 整比校次之
萬八千卷也 比毘至反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欵人間惡錢鎔之
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
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
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欵人間惡錢

送少府
銷毀
集覽 惡錢謂鉛鐵相雜及
摩質取鉛盜鑄者

徵高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

實實
州人 盧鴻 幽

書法 書予之也綱目書徵士二十有一書不至
者八書不屈不就不受不食而卒各一

夏四月敕度鄭詵郭仙舟為道士

河南參軍鄭詵朱陽丞郭仙舟投醮獻詩敕曰觀
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
度為道士

書法 書敕度何羨之也鄭郭獻詩志崇道法蓋
執左道以盡惑其君者也然為道士足以

明故有此人矣故綱目特書敕度是特玄宗初政清
發明 若崇尚異端者而不知二人從宦于時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詩見志乃濁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瑀出家無異亦可以警流俗矣

胡氏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鄉飲酒者古鄉禮也然必先制民之產使安土樂業急政暴賦無施於其間設為庠序學校教以人倫且與其賢能出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行鄉飲酒者其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婚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鄉飲酒其緩急則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酒而行之它皆不及焉安能有益於百姓哉祇為繁文末節而已矣

集

禮季

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為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其次為介為三實為眾賓賓主燕飲則司正北面揚解而戒之以忠孝之本唐制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身孝悌旌表門閭者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為主人先召鄉致仕有德者請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與之

書法

百年行此禮者開元而已雖舉一廢百而

綱目書之其亦
繇羊之微意歟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書法

官俸未有書所出者書加賦何譏也國之

賦不為輕矣當是時未有養兵之費也而官俸又取之息錢是常賦專以給公上爾人主之心

安得不恥乎息錢既弊盍亦以常賦通融給之
又加賦焉民之不堪可知矣故特書始終綱目
官俸書所出者二是年廣德二

發明 官俸當給則官給之可也若官中歲計不
足則當量入為出會計而均通之足矣今

崔沔乃請於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則是
公家有給俸之名而其實出於他人耳取他人
之物以示已恩固不若不給之為愈然則書始
加賦以給官俸豈示深為可戒而適足為笑哉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

吐蕃請和

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
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其上

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

為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畧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
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為
渝峽刺史大理卿元行冲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
象先開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皆從之
集覽 渝峽渝水在遼西臨渝東出塞隋置渝州案
三峽之口
因為峽州

七年夏四月祁公王仁皎卒

仁皎后父也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謙例
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頌以為準令一

品實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竇太尉墳
議者頗議其高大至常度人崇其父實以自速禍
豈可復踵為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
之美耳上說曰朕每敬正身率下况於妻子何敢

私之鄉能固守典禮
垂法將來誠所望也
集覽 陪陵陪侍也陪葬
於君后之陵墓者
質實
後實太尉謂孝謹也

五月朔日食

上素食以俟變徹樂戒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
飢乏勸農功宋環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
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
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耻言浮於行苟
推至誠以行之不
集覽 人隱也君子耻言浮於行苟
必數下制書也
託也言浮於行浮過也行言迹也謂所言過於
所行也或曰浮者如物之浮於水上不著實也
正
設勤恤人隱集覽隱幽也○今按人
隱民之憂戚也唐諱民字多作人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

右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改服
三年今請從舊上下皆議楮無量是履冰議敕自
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十大夫議論猶不息行
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
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
集覽 則天改服
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時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厭降之禮厭損
降下也禮子為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厭降服齊
衰期也喪服小記注父在
厭也厭一妾反又於豔反

九月徒宋王憲為寧王

憲成器改名也上嘗從復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於實怒欲殺之憲諫曰陛下窺人過失而殺
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者為食可以
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決其本乎上大悟遷
釋之是日宴飲極歡上
自解紅玉帶以賜之

以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汗

申庚 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頲罷

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與五品官宋璟曰仁琛綠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謫親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齊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華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何人為出對曰奉相天旱優人作魁狀戲於上前問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猶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取隱之官罷璟頰施錢禁而惡錢復行矣胡氏曰惡錢之弊

集覽

大明臨御東漢馬融傳大明生東

不可不華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揚思昂之徒懷宿憾而甚使為之乎姚崇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蘇頲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其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姚非宋公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乃可與璟同日集覽大明臨御東漢馬融傳大明生東故曰大明也臨御義取尚義臨下御眾斜封墨敕中宗時公主婕妤好皆依執用事於側門請受封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以付中書時號斜封官知不出正敕天子敕書須中書省宣署中覆然後施行謂之正敕玄宗覺知宋璟必不肯降出正敕遂從其奏憲狀之形狀也詩大雅旱魃為虐注魃音駮旱神也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各旱母中傷中竹仲反陰中害之也戰國策曰必守於趙矣注猶中射

中的也。甚使。甚渠。正設。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教從。記反教也。謀也。不肯降出正教遂從其奏。今按知字當屬上文。為句環謂望以薛嗣先事付吏部知之從主者施。行不別其教也。正教猶通鑑。乾元二年肅宗所謂正言也。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為天兵軍使入朝有告其奢僭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滅死上以嘉貞為忠用之。

夏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

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乾曜上言刑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又之七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

百餘人嘉貞吏事彊敏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集覽。員王問。反姓也。

六月漚穀溢

漂溺幾二十人

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勻善

突厥降戶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勻善而殺之按曳。固諸部聞之皆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此吾効死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集覽。勻善都督名。也。勻職各反。

書法

凡書誘殺讖也書大使而行詐於降人可愧其矣

冬十月流裴虛已於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諱坐流新州離其昏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疆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先是王晔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昆如於奚落水上界如大懼噉噉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執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賧之約必喜而先至賧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後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

酉辛

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二月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牙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退昆加噉擊之噉噉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以兵躡之先分兵間道圍北庭因緝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噉噉谷還出赤亭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押將盧公利邀之大敗昆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眾

集覽

拔悉密北狄種名拔音跋輕而輕去聲左傳

虜俗於帳前立纛為牙門故曰牙帳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源乾耀贊成之敎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贖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

謫徙邊州以融充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慄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虐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四亦如之

突厥遣使求和

突厥昆伽遣使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和親華夷安逸默啜無信數寇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今可汗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求好國家天覆海容不追徃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徃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夏四月敕舉縣令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集覽

四府

四府京兆河南河中原也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

六月罷中都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不向憂不治

秋七月蘭也州胡康待賓反王峻等擒斬之

初蘭也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攻陷六胡州有衆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峻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峻攻待賓擒之集四夷酋長腰斬之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党項更與胡戰胡衆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撫其餘

集覽

阿史那獻阿史那突厥三字姓獻其名也

實實

一統志云連谷

隋之鎮名唐改為縣宋政和中廢故址在延安府神木縣舊麟州北一十里谷河關在太原府興縣北乃唐時所置麟州本漢之五原西河二郡地後周為銀勝二州地屬雕陰郡隋仍舊唐開元初置麟州後改新秦郡尋廢乾元初復為州宋初移治吳兒堡尋陞建寧軍端拱初改鎮西軍元於此置雲州後改為神木縣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九月朔日食

康待賓餘黨復叛貶王峻為梓州刺史

待賓之反詔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王峻討之峻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峻不協峻所招降者知運縱與擊之虜以峻為賣已由是復叛峻遂坐貶

梁文獻公姚崇卒

考異

此誤

考證

當去文獻二字

崇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真福道士見僧獲利劾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求為後法

以張說同三品

以王君奐為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奐與郭知運皆以驍勇著名為虜所憚至是知運卒君奐自麾下代之

集覽

君奐與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

新作蒲津橋

書法 西晉之初書作河橋矣於是復書蒲津皆津要也終綱目書作橋三晉初甲午是年

憲元 和八年 吐蕃烏蘭橋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

子玄即知幾也以字行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競起對曰此競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競改數字競曰若徇公請則集覽史草撰史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集覽史草撰史

書法 別駕未有書卒者卒子玄何錄良史也綱目卒別駕一而已

造新曆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曆浸疎日食屢不効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候七政遣太史監

南宮詭等於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影至中立八尺之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分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朔州晷長一尺七寸七分極高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一尺二寸九分極高高四十九度南北相距三十六年八十八里九十分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分月海中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行更造新曆去南極二星度以上皆見集覽一為僧德嵩山造新曆一行名也姓張氏郊國公謹之孫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曆道一刑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時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必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誤則洛下閎之言信矣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一行改造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為遊儀一行是之乃奏曰季博

風黃道儀法頗難衍遂廢臣更造遊儀使黃道交
 於奎軫之間內施白道月環簡而易從其儀以占
 尺四分爲度旋樞雙環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
 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
 也案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璇璣表裏三重其在
 外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曰
 四遊儀四遊者以其東南西南北無不周備也辟典
 璿璣玉衡下蔡氏傳頗詳南宮說南宮復姓說名
 也河南北平河南即洛州也玄宗改河南府北平
 郡屬幽州今定州北平縣是日晷樞要云日光曰
 景日影曰晷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極星
 是爲北辰其星有五在紫微中天運大窮三光送
 曜而極星不移陽城注見秦二世元年中文公語錄
 曰今之地中輿占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中宋朝岳
 臺是地中已自差許多浚儀岳臺岳臺在開封府
 浚儀縣後儀注亂漢明帝永平十二年朔州本
 作開秦門郡關中縣也今改關州在利州東路
 州秦代地周宣帝置蔚州今屬上都路飛狐縣

其南交州本北粵也武置交州隋改廣州禹廣
 東道老人星下衆星天官書南極老人老人見治
 安不見兵起正義曰老人一星在孤南一曰南極
 爲人主壽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星在孤南一曰南極
 夕見於丁不見人主憂也其下衆星古未
 名者史云乃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者
 北平地集覽河南即洛州也北平郡屬幽州
 按此當謂於河南河北之平地上測度日晷也
 實實一統志云浚儀漢之縣名屬陳留郡魏晉以
 廢陳留郡以縣屬鄭州唐於此置洹州後周改洹州隋
 省入尋復舊宋初改梓符縣金元因之
 以開封縣併入爲開
 封府治所仍屬焉

書法書曆多矣唯太初書造於是復見予一行
 儀必書重象器也惟王補欽天書作蓋皆予之渾
 渾儀四書儀一詳宋而子年

戊壬

十年春正月幸東都

考異

此句上漏帝字幸當作如

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領軍于都護府夏監等六州二軍
三受降城以宰相張說兼領之范氏曰宰相之職
無不總統而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天宰相
百官之有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
之紊未有如
開元者也

五月伊汝水溢

漂溺數千家

六月博州河決

書法

自王莽辛未書河決其後無書者至是七
百餘年始復一書豈王莽不塞之私反

以便水性數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范氏曰天子七廟
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毀則無世數自古以來未之
有改也明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
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
制何所
取乎

書法

書譏非古也古者天子七廟唐遷中宗而
祀之別廟非矣於是復還太廟而增為九

室則中睿昭穆之次必有所處可也其如古
何哉凡增者不宜增者是故漢壇場珪幣書
增文十四唐太廟九室書增是年
宗廟籩豆書增三十四皆譏也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書法 書遣內侍何譏也亂既平矣何譏焉輕國

書之綱目內臣以軍功見者三揚復光

發明 春秋襄十八年諸侯伐齊從齊師齊有寺

郭最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

不過供戶庭洒掃之役若與聞軍政則刀鋸之餘

無人此殖綽郭最所以深惡之也嗚呼諸侯且

爾况天子乎唐之玄宗削平內難與復唐室勳

精為治幾致太平可謂盛天子矣然寵任宦者

遂為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無將臣可遣

而必以內臣為之是以綱目於此特書內侍以

志其失其為夙汝衛也大矣然則以內臣而總

王師勝負皆辱何待也時魚朝田吐突承璀田

令致之徒而後知其辱軍政哉

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

初上之誅常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
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無
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
皎妄談休咎杖而流之卒於道敕宗戚自非至親
無得往還卜相占候之家
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嵩擊吐蕃大破之

吐蕃圖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于嵩嵩遣副
使張恩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
獲數萬自是累歲
吐蕃不敢犯邊
集覽 小勃律王沒謹忙
西域國去京兆七千里而
羸其王姓
沒各謹忙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擊之奏罷邊兵二十萬人

康待賓餘黨康頴子反自齊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又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

質實

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速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

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為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特其法寢墮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集覽**府兵唐初置軍簡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兩將軍府領之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後太宗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名曰折衝府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冬號而關內二百六十皆隸諸衛凡府有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十人為中八百人為不問色役七制作簡色役注簡猶省也色役謂諸色雜徭

書法

置府兵所以廢也故特書始

冬十月復以乾元殿為明堂

書法

武氏廢乾元作明堂則新之矣帝以不依古制復廢為殿似也別議新之豈無其地於是廢已六年復為明堂則人神之瀆益甚矣又十六年而復毀為殿謂之何哉故已卯復修東都明堂不書以為不足書也故削之

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十二月來穆公主適王鈞

考異

來上漏以字

敕以求穆公主下嫁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賊柰何以為法隋實州唐屬通州宋始改永睦元省乎上還止之之故址在夔州府薛縣西一百里

癸亥

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

太原府置北都

書法

潞州何潛藩也高帝之沛光武之春陵則帝鄉也潛藩耳而獲焉亦濫恩耳故書法

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第嘉祐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之督裴仲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赦之說曰刑不可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尋巡北邊聞姜皎校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柰何以皂隸待之率性不可返豈宜

復踏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曰何益事
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亦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事
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倘先乃
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祭后土于汾陰

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於上曰汾陰雖上有漢后
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農所穀上
從之

貶王同慶為贛尉集覽贛尉贛縣之尉也漢地志豫

音感章貢二水合流漢即其間立縣因
名焉晉立南康郡隋置虔州宋改贛州
坐為平遙今廣為質實一統志云贛漢之縣名屬
儲侍煩擾故也豫章郡東漢屬盧陵郡吳
屬南郡都尉晉始為南康郡治隋初改南康縣後
復為贛縣唐為虔州治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為

贛州府治仍屬焉平遙古地名漢為平陶縣屬大
原郡東漢屬西河郡晉屬大原國後魏以太武名
壽改平遙縣屬西河郡後周省隋後置屬介休郡
唐屬介州貞觀初屬汾州後屬大原府宋金仍舊
元屬汾州本朝因之仍屬焉

以張說兼中書令○罷天兵大武等軍○二月帝幸西

京○夏四月以王峻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使○

五月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待講以張
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
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
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
益者大所損者微陸
子之言何不達也

書法 書美之也太宗書弘文玄宗書麗正
皆美之也終綱目書書院一而已

秋八月敕州縣安集逃戶

敕前令檢括逃入慮成煩擾宜
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

宣帝為獻祖
光帝為懿祖

冬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
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
縣毋得 **集覽** 京兆蒲同岐華京兆今西安府是蒲
役使 **集覽** 漢天水郡唐改蒲州今秦州是同漢
馮翊郡魏改同州岐漢扶風郡魏改岐
州唐改鳳翔府華即華陰魏改華州 **資實** 蕭嵩

人梁明帝之後一統志云京兆郡各本周之王
地秦置內史以領關中漢初置渭南郡尋罷郡
置內史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此為右內史武帝
京兆尹為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東漢於此置
為劉石符姚所據後魏仍置雍州西魏後周皆置
京兆尹隋初置雍州尋改為京兆郡唐初復為雍
州又改京兆郡尋復雍州開元初改京兆府自周
秦漢晉西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唐末為佑國軍
五代梁改宋平軍後唐復為京兆府萬興軍路金
漢改曰宋興宋仍為京兆府萬興軍路金為京
兆府路元改安西路後改奉元路本朝改為西
安府隸陝西道蒲州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
同州名本周之大荔國秦為內史地漢初置河
郡後為左內史武帝時改左馮翊為同州取禹
郡後魏兼置西華州西魏改為同州取禹貢澧水
攸同之義隋罷州復置馮翊郡乾元初復為同
馮翊縣天寶初復為馮翊郡乾元初復為同州後

為匡國軍五代梁改忠武軍後唐復舊宋改定國
 軍屬末興路金屬京兆府元仍為同州以馮翊縣
 省入本朝因之屬西安府岐州名注見周顯王
 八年華州名本周時鄭桓公始封之地其地亦名
 咸林秦為內史地漢魏晉並為京兆弘農二郡地
 後魏置華山郡又改東雍州西魏改為華州隋省
 後置華山郡唐復為華州乾寧中陞興德府又為鎮
 改華陰郡後復為華州乾寧中陞興德府又為鎮
 國軍五代梁改威化軍唐復鎮國軍宋改鎮潼軍
 金改金安軍元復為華州後以鄭州省入本朝
 因之屬西安府

書法

志府兵所以終
廢也故再書始

發明

府兵唐之良法也然久而不能無弊要當
 舉其偏而補之足矣不是之思乃輕於變
 法果何意哉綱目前書始募兵充宿衛此書始
 置長從宿衛始之一詞所以志變法之端使後

人得以推考焉耳任
 是責者豈非張說乎

十二月貶王峻為蘄州刺史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
 於其後分掌庶政

子甲

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
 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
 之埋於幕下出境後謀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為之

質實 州人

書法

於是都護闕暹以母憂詔起復為之不書
 起復何金華事也綱目書起復皆議辭惟

表蔡以國難且遷以
金革無譏也故不書

夏五月停按察使

書法 自景雲二年至是十四年凡三置三罷及三年而復置政令之不一甚矣

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制聽逃戶自首開所在開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
征役租調一皆蠲免遣宇文融巡行州縣議定賦
役

書法 書復以何貳過也帝之興利始益急矣

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早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
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

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及
無失侍即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
同說因是出之

秋七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

溪州蠻羣行瑋反以思勗為**質實**一統志云溪州
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古蠻夷地春秋

楚國之境秦屬黔中郡漢以後為武陵郡地隋為
辰州地唐天授初析置溪州或為靈溪郡五代時
屬楚馬氏宋初為永順州及上中下溪三州嘉祐
中溪州刺史彭仕義叛臨以大兵仕義降熙寧中
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隸辰州元時彭萬濬自改
為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後彭天寶又改宣撫司
本朝初內附後陞為永順等處
軍民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
書法 自軍超始書為將軍也至張讓再見力士三
見然未稱大將軍也

自是高一寸程元振大將軍楊復恭上將軍不可勝書矣綱目宦者稱大將軍三稱上將軍一

廢皇后王氏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决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廢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後宮恩慕不已上亦悔之

集覽 霹靂木雷所震之木

書法 於是后兄守一為后祈祭書上名使后佩之何誅意也自惠妃廢而后有必廢之勢上之

欲廢后數年矣不為是也綱目深探其情故書曰廢皇后王氏

八月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為然後處決上將大獲四夷急於用融以歲終所增得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能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之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場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

集覽 括客括檢也客謂避未幾出為華州刺史

外田見存籍內者為正田籍外括出者為羨田皆民所隱匿者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

群臣請封禪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書法 心始放矣免於責者其源乾曜乎

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更命長從宿衛為彊騎

總十二萬人分集覽彊騎苦郭反滿長弩也彊隸十二衛六番騎一曰射騎其法十人為火

五火為團皆有酋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

十二衛六番唐百官志八衛各有左右曰左右衛

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

千牛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官禁宿衛

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

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衛受其名簿而配

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須故似十

二衛每衛萬人分為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日官饒於洛濱供張其虛自書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快快上怒貶睦州別駕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子孫

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

書法魏明更崇華殿九龍不書書崇華清則

大非今日之玄宗矣

遣使如突厥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
 召兵部侍郎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
 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我欲一使微其大臣從封泰
 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則我狄君長無不借來
 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
 振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顯特勒職欲谷環坐帳中
 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
 尚主突厥求昏獨不許何也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
 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假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
 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入貢因扈從東巡其禮器曰
 發入貢因扈從東巡其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
 之竟不集覽鳳降龜龍注云升中于天而鳳
 與婚守至於方嶽燔柴頡利發頡利發阿史德厲三
 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頡利發頡利發阿史德厲三
 小殺突厥君長名阿史德厲三

姓也突厥大臣之官稱凡三
 十有八等頡利發其一也

賢實

裴光庭聞喜
 人行儉之子

秋九月禁奏祥瑞

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
 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奏祥瑞

發明

是時玄宗政事漸為精明故一時所書如
 選名臣為刺史班固班固見於直筆者皆
 集賢及禁奏祥瑞之類豈不為盛德之君哉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
 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
 合度置木圓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
 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十一月封泰山

十一月封泰山

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地祇於社首又明日御山神為天齊王張說多畢推恩往往超八五品元齡諫不聽又扈從士中外怨之胡氏曰玄宗不奏祥瑞其意亦可尚啓驕怠之源忠賢愛君為蒼生祈福者則亦感之之物也百姓之所謂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耳苟能行之則蒼生之

行有司董載供具數百柳馬登山與宰相及祠草曰前代王牒之文何故不敬人見上曰吾為示群臣於是親祀昊天百神於山下明日祭皇殿受朝觀赦天下封秦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各加勳而無賜物由是

下是後心未彰方降詔音天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不如是乎而明皇自謂吾之甚矣夫福非可求而取日壽富康寧而已上好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朝祈而夕至又何必行

乘萬騎泥金檢玉

集覽

玉牒注見漢武帝元封元

麟德二年泥金檢玉注見

質實

州來與人之

發明

前書群臣請封禪蓋專罪群臣之諛耳此

本心安而行之者也是時張說首倡議使宋

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壯

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

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

匹壽拱以後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一十四

萬匹以王毛仲為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有馬

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

如雲錦加毛仲
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幸孔子宅

書法 漢明帝幸孔子宅書詣唐高祖太宗辛國
子監亦皆書詣此其書幸何誤也或曰試

不足也故
從其恒辭

發明 漢肅宗時書詣孔子宅今此乃書幸何邪
意者玄宗尊師重道之誠不及肅宗故變

文書幸以見其過自尊大之
意耳不然何書法之異也

至宋州

宴從官於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餽牽
之外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
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
則不足以告成朕嘗寘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

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
酒餽之由是以立為尚書左丞沔於左右也自舉
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 **集覽** 餽牽詩箋
為牲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疏云牲可牽
行餼是已殺告成以成功告天曰告成

十二月帝還東都

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
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
遷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
執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
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
聞死之人况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錢穀之事乎上
雖不即從 **集覽** 不對錢穀漢文問承相陳平錢穀
明年復故 **集覽** 之數平曰陛下問承相陳平錢穀

史不問闕死漢宣時丞相丙吉

書法

發明

親行甚矣故書親親者不宜親也而親之
下行之甚矣故書親親者不宜親也而親之
人主之職論一相乃下侵銓選之
事何哉故特書親次式判以譏之

大有年

東都斗米十五錢
青齊五錢粟三錢

書法

年者

綱目書大有年四漢明末平九梁武乙酉
唐貞觀四是有年皆盛時也舍是無書大有

發明

自太宗貞觀四年書大有之後高宗朝嘗
書大稔矣祖孫相與至是又書大有十時
玄宗留意政事侈心未動故其治效如此通鑑
是年止述米斗錢糶之數綱目特筆以著其美

夫以玄宗尚能致是人主
觀之可不自強於善也哉

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顛慶兩書不同
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集覽

兩書不同

太宗貞觀間詔房玄齡等修纂吉禮六十一篇
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
高宗顯慶間詔長孫無忌等增
為二百三十卷故曰兩書不同

夏四月以李元絃同平章事

元絃以清儉質實李元絃萬年
著故用為相

張說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方奏擬
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

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為人凡思其權重融所
建白多抑之於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
奏說引術士占星徇私納賂救源乾曜等於御史
臺鞠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蓬首
垢面席藁待罪上意憐之罷中書令集覽蓬首垢
說有功於國上以為然但罷中書令集覽蓬首垢
蓬亂而不理面有塵垢而忘流言懼之甚也
詩首如飛蓬席藁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
崔隱甫武城人

岐王範卒贈謚惠文太子

范氏曰太子君之貳將以昇宗廟社稷之重非
官爵也而以為贈何哉不正之禮不足為法也
書法 贈官矣自岐王範卒而太子為贈官矣至
武惠妃薨而皇后亦為贈官
矣綱目悉書之所以譏也

發明 太子不當贈謚先儒亦既論之矣然範為
太子謚之其顛錯不倫一至
於此書之于冊尤可笑也

五月戶部奏今歲戶口之數

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
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

八月魏州河溢○以杜暹同平章事

冬十月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為州置長史渤海
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而請更於唐是必與
唐謀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曰黑水
請更於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疆道之

門藝無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
西報云此流嶺南武藝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
以信豈得為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
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司馬公曰
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巳門藝以忠獲罪而自
歸天子當察其枉直而賞罰之為政之體也若不
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威不能服武
藝恩不能庇門藝顧為欺誑以取困於小國乃罷
鴻臚之漏洩集覽黑水靺鞨北狄別種沈括曰黑
不亦可蓋哉集覽山在大幕之北有城在其西南
名慶州子奉使嘗帳宿其下土石皆紫黑有水出
其西所謂黑水也靺鞨居黑水之北又靺鞨注見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

之

初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
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
其弊今其海過求和願聽欵服以紓邊人上曰俟
與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
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
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奭勒兵躡其後及
於青海之西乘兵而度破其後軍獲其韃重羊馬
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
事邊集覽甘涼河鄯四州俱在河西甘本漢張掖
功金城之破羗縣地以紓邊人勞費是故霍去病擊匈
行音舒寬也寬邊陸之勞費是故霍去病擊匈
書法至青海西何譏深入也柔然至涿邪
則書至王君奭擊吐蕃至青海西則書至
深入也玄宗自是益事邊功矣故謹書之皆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上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王子不復出閣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後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綵 **集覽** 一綵猶言一縑也 綵即計反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蚕以知女功至是以其絲賜貴近

書法 絲一綵爾其書何重親蠶也

秋七月冀州河溢 ○許文憲公蘇頲卒 **考異** 此亦誤

考證 當去文憲二字 分註謚文憲

九月吐蕃陷瓜州

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奭之父進攻王門使謂君奭曰將軍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

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吐蕃毀瓜州城而去

盜殺王君奭

初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默啜王君奭微時往來其間為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耻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奭邊奏四部謀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從直於是流其酋長回紇承宗等於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衆報仇會君奭邀擊吐蕃於肅州護輸伏之 **集覽** 中使漢桓靈時凡詔所徵之皆

書法 王君奭何大將軍也盜殺黃歇不書相讖

殺其身自取之也故削其官終綱目書盜殺十

一詳威烈十四不書官者三黃歇王君奭李蒲

之也

突厥遣使入貢

吐蕃入寇瓜州也遣突厥使如可汗書欲與之俱入寇昆伽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互市歲齋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耗

冬十月帝還西京

以蕭高為河西節度副大使

時王君奭新敗河隴震駭高以裴寬為判官與君奭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仙客本鶻人小吏以才幹為君奭腹心高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碎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為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高縱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

庚戌

十六年春正月嶺南獠反命楊思勗討平之

嶺南獠反陷四十餘城思勗捕斬之思勗用兵所向有功然性殘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掣去頭皮蠻夷憚之

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舊田并回易

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陸運至陝以錢先是江淮漕租米至東都以車或馱陸運率兩斛計水便其水運一斛得八斗為成勞陸運率兩斛計庸錢千

集覽

鶻人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板

質實

裴寬聞喜人琰之從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改彊騎為羽林飛騎○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曆○金

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祈連城○冬十一月以蕭

嵩同平章事

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勲法

教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勲五轉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十七年春二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拔石

堡城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與河西隴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險遠難攻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要害拓地千餘里上大悅更命曰振武軍

集覽

石堡城在吐蕃中鄯山其城堅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

質實

信安本秦

時會稽郡太末縣地名東漢置新安縣晉改曰信安屬東陽郡隋初屬婺州唐初置衢州治此城通中改為西安縣宋金元仍舊焉本朝因之為衢州府治所仍屬焉

書法

石堡唐故境也不書復書攻拔何譏事遺功也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勸道業之士不如

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耻日喪若以出
 身人太多則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帖試明經不
 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帖試明經不
 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集覽流外杜
 曰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上下
 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內後又有視流內唐因隋制
 又置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
 外其流外兵部禮部舉人即官得自主之謂之小
 選明經所試一大經併孝經論語爾雅其他有差
 帖皆通而口問之一經併孝經論語爾雅其他有差
 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為通問一
 大經併爾雅帖皆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賦
 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為通問一
 所臨履業謂所肄習胥吏胥吏給均徭者吏掌書者
 謂流外人通典曰凡府寺胥吏守局既久積月累
 勞故得齒於下品諸色猶言雜科也如陰陽筮卜
 圖畫工巧造食音聲天文之流帖試謂以所習經
 掩其兩端中間推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

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孤絕
 絕句章句斷絕其疑似可以惑人故謂之孤絕也

帖平文試以平易之文也通俗文曰題賦曰帖

書法

書限向幾也於是諸色入任無所

發明

以天下之廣吏負之衆而明經進士歲止

不明白玄宗雖是其說然亦未聞有所施行

夏四月禘于太廟

唐初恰則序昭穆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

卿常給等奏如此則禘與常饗不異請序昭穆從

五月復置按察使

集覽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他刀反

杜暹字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

蕭嵩兼中書令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源乾曜以清
謹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異同更相奏
列上不悅貶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
為左丞相以融光庭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遷領河
西

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
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
宴樂移社就之范氏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
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生生日為節又移
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
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橋心浸空乾

懼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為縮首以逢迎
之而後世猶以二人為名臣不亦異乎

書法 生曰宴樂舊矣未以節名也源張導諛而
費自此廣矣書曰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者也

發明 唐玄宗以生日為千秋節其後遂踵為
故事內自朝廷外及郡邑張樂設宴號為

聖節而不知貪官虐吏並緣為姦於是培斂民
財強奪其害宴席未設而吏卒之家醉醜飽鮮已
均受其膏血矣甚而吏卒之家醉醜飽鮮已
厭歛其膏血矣甚而吏卒之家醉醜飽鮮已
否則漁取利而後止名為臣子尊君而其
為漁利之階號為祝延聖壽而其為斂怨之
府號為宰嗟赴懇無所推剝烹殺暴殄尤甚以
是而欲增延慶筭吾誰歎歎天乎然承襲已久
雖仁人君子蹙額不忍亦未敢發一言以反之
者蓋其為名甚尊稍涉擬議則人得以不敬君

父之罪加之矣必有英明果決之君卓然知其
為民之害出於由衷奮發剛斷罷而去之法太
宗勤勞之念不為宴樂雖聖帝之名不廢而漁
蠹之患斯泯不奪於流俗之見不搖於臣之
請則其愛民及物之實德增益福祿豈不既多
已乎不然拜表一通望闕稱賀亦足見臣子尊
君敬上之意豈必張大宴設而後為敬哉况是
禮不出於盛帝明王而出於漸不亮終之君自
我作古不為玄宗而為太宗豈不甚盛甚美
目於此時書以帝生日為千秋節蓋亦志作備
之始也任是責者豈非
張說源乾曜輩乎惜哉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
何憂吾餒此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
無賴子弟酒色
之資寒不取也

禁私賣銅鉛錫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
以銅為器皿其米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
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
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
信安王綽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
綽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
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飛狀告融賦賄隱沒
官錢事坐流巖州道卒然是後
集覽 廣置諸使時
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使二十九人(飛狀)如語無姓名
告狀者師古曰言不知所從來

冬十月朔日食

午庚

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

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不盡如鈞

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良外
即凡十二筵各賜錢三十緡或御花萼樓邀其歸
騎留飲迭使起

書法

書初令何譏教逸也欲逸人心之所不免
也上復令之莫敢不從矣自是以至天寶

發明

書曰傲戒無虞又曰無教逸欲有邦當是
之時君戒其臣以夙夜出納惟允臣戒其
君臣相與告戒者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開元

之時雖曰民物阜康然猶未及唐虞之盛而
怠之盟已駸駸乎不可遏其不克終之漸蓋已
形見於此書初令百官選勝行樂則玄宗侈法
自滿之意為何如哉治道雖欲加進尚可得乎

夏四月築西京外郭

九句而畢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
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
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
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
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集覽各以罷官若
士無不然嘆宋璟爭之不能得集覽各以罷官若
以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職而銓注
若干數未定之辭不物多少為一選集而銓注

也如天寶二年選人集者以高計是已

書法 兼官未有書者書光庭何議也用循資格

失則馬周以攝書志用循資格之失則光庭以兼書吏部尚書綱目每謹書之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

奚契丹 考證 討當 作伐

浚即陝王嗣昇更封改名也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紘不禮焉張說曰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至是突干弑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仙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書像雅類忠王

質實 陝州名注見周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一統志云忠州名本春秋戰國時巴地秦屬巴郡漢置臨江縣東漢末屬永寧郡梁置臨江郡後周

兼置臨州隋郡州俱廢義寧初復置臨州唐改忠州以巴臣蔓子及郡守嚴顏皆著忠烈故名天寶

初改南賓郡乾元初復為忠州隸山南道宋陞為咸淳府元復為忠州併臨江縣入焉本朝因之

改隸重慶府

書法 奚契丹自開元以來皆書擊此其書討何討弑君也綱目之筆削嚴矣

洛水溢

溺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

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穉安能為
此殆邊將詐為之故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
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匪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
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
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
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末息邊患豈非
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
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
貢遂復 **集覽** 論名悉獵名悉獵吐蕃大臣之
欵附也其俗不言姓應王族皆稱論名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胡氏曰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於如此
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
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
有當死而幸免者乎然則姦猾適誅而平人冤抑
者衆矣

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
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
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
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遂稱腹痛而歸其剛
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
為婚吏部侍郎齊澣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
與毛仲為婚且毛仲小寵過生姦不早為之所
恐成後患上然其言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
密之退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邊奏之上怒制澣察
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貶嶺南由是毛仲驕恣日
甚福順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
快快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官官往往為三品將
軍門為蔡戰奉使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城第舍
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揚思高力士貴幸
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

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
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赤子怒曰昔誅高氏
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怒我力士因言
北門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
懼為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自是
宦官勢盛力士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
事即決勢也集覽達官顏真卿傳諸司長官者達官
傾內外也皆得專達於天子蔡載注見漢
宣帝甘露三年參半參倉舍反三相參曰參猶言
大半也北門奴官唐分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初
制宦寺不任以事惟
廷內掃除故稱奴官

以詩書賜吐蕃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
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
况吐蕃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
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

其有請賜以詩書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
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
出也遂質實東平王名蒼漢明帝母弟
與之

上躬耕於興慶宮側考異

盡三
百步

書嘉重農也綱目籍田外書耕四未有書
躬者此其書躬何漢武明章皆巡幸于外
將有事者也若玄宗則誠所謂重農者矣是時
玄宗猶有可書之善故綱目詳之躬耕興慶宮
側則書交麥苑中則書終綱目書耕
四詳漢武征和四舍是無書者矣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
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司馬公

曰經緯天地之謂文哉定何亂之謂武自古不兼
 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者豈太公得與
 專武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
 抗衡哉古者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
 決射御受成獻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
 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
 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

集覽 有發發謂發也獸獸詩
 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泚水篇在泚獸獸箋云醜所格者之左耳音右獲
 系狙詐相高各尚權謀也楊子問道篇曰狙詐之
 案注狙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衆狙即
 狙詐之家也言兵法權謀家亦用此巧詐之計即
書法 起筆爲十哲帝之將以兵終其兆見矣
發明 西晉惠帝之時諸王府置官武猛森列識
 者知其兵亂之未已玄宗喜軍邊功當四
 方寧謐之際乃無故置太公廟於兩京諸州間
 而又致祭如先聖禮然則兵戈之兆蓋自此始

矣抑嘗考唐志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廟以古
 名將爲十哲配享而不言其人至元元年始
 著十哲之名而居其首者乃白起耳起在戰國
 屠殺之多見於史冊所載其可考之數凡七八
 十萬人唐自太公置廟之後西北二邊用兵不
 已南詔之眇至於喪師二十萬衆未幾逆胡犯
 闕四海分崩流爲藩鎮之禍生民屠戮盡極
 而至于五代然後已其害豈不甚慘綱目書置
 太公廟所以志右武好兵之始
 爾天下兵禍何時而弭乎吁

冬十二月幸東都 **考異** 此上亦漏帝
 字幸當作如

殺雋州都督張審素

或告雋州都督張審素賊汚制遣監察御史楊汪
 按之總管董元禮殺告者以兵圍汪謂曰善奏則
 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
 汪遂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

書法 審素賦汚不無罪矣其以無罪書殺何賊
罪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
罪之辭書之故審素書殺而不去其官

浚苑中洛水

六旬而罷

申士

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為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
與幽州節度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
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玘言於含章曰二
虜劇賊也非畏我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
變含章不從與戰大敗承玘別引兵出其右擊虜
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可突干遠遁奚酋李詩瑣
高帥五十餘帳來
集覽 可突干契丹大臣名奚酋
李詩瑣高奚國酋長姓李
降禕乃引兵還

名詩 瑣高 管質 烏承玘 張掖 人 承恩 弟

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宴百官於上陽東州

醉者有與以 歸相屬於路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秋八月朔日食○

九月開元禮成

初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請
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
之說曰**集覽** 五禮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上元
開元禮**集覽** 敕記喪服四制曰家無二尊故父在
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高宗上元中
武后請父在為母服三年故曰上元敕

冬十一月祀后土於汾陰十二月還西京

考異

按凡

宮間無異事不書帝此

初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審

祠上從之是歲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大門藝討勃海不克

考證

討當

初勃海靺鞨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上

遣大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

集覽

勃海靺鞨王武藝注見隋

實實

統

西癸

志云登州古為斟尋國唐虞時為嶠夷地春秋時

為牟子國戰國屬齊秦為齊郡地漢屬東郡後魏

折東萊郡地於黃縣東中即破城置東牟郡北齊

省東牟入長廣郡自昌陽縣移長廣郡治中即城

隋初廢郡置牟州大業初州廢唐復置牟州治牟

平又置登州治文登貞觀間二州俱廢如意初復

置登州於牟平縣神龍間徙治蓬萊縣天寶初改

州為東牟郡乾元初復為登州屬河南道宋屬京

都路金屬山東東路元初復為登州屬都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初屬萊州府後陞為登州府隸山東道

二月裴光庭卒

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

發明

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已論之詳矣文

盧懷慎王仁皎劉子文姚崇宋璟蘇頌張嘉真

九齡是已其不書爵者三光庭仙客林甫是已

以是觀之可以知其選也夫光庭比之仙客林甫則有間而比之姚宋諸人則不侔矣况又用循資格賢愚同滯有如當時之議者乎不書其官非過貶也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立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爲相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爲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請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上即叱出集覽峭直峭本作峭音七笑反漢勳杖殺之爲人峭直贊曰峭峻嶮也供奉儒黃瓠供奉宦官也侏儒短小人也黃瓠姓名也

是使質實大智之子韓休長安人瓠直贊曰峭峻嶮也供奉

閏月幽州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

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朔日食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書法 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歸東

詳漢宣本始三書所歸者一而已

蕭嵩韓休罷

發明 賢所去者未必佞則亦以主德不明不能

察之耳夫苟知之則必能審所擇矣異哉明皇

之用人乎明知韓休之忠直且有吾用休為社

稷之語然自三月相之十月而罷則是所用纔

七八月耳他時明知林甫忌賢嫉能無與為比

而相之至歷十九年自古人君用人未若玄宗

之異者即綱目之所書考歲月之久近其義曉

然矣

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折嵩短嵩因乞骸骨工

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

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相保安能自遂因

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永不相罷政事時九

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胡氏曰宰相

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

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

齡于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

麻於巖廊之上上下皆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矣

且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乃遠詣京師辭又不

集覽

金華危急之事

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

青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昌元年無所避焉之義避本

書法 為同平章事一也別書之何重起復也杜暹

事而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可譏也網目
書起復七詳貞觀十五惟田布非譏辭
發明 書蕭嵩韓休罷既不見忠佞之無別書起復
張九齡又見使臣不以禮夫于志寧起復
為東宮官屬且猶不可况宰相師表四海者乎
綱目於二人同為平章事而兩言之者書之重
詞之複所以深譏之耳若九齡不能
終制之失則亦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龍石山南東西
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
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
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
事先行 **集覽** 京畿都畿京畿采訪使治京師
後聞 採訪使治東都六條注見漢獻帝建
安二十年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揚政道之子崇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
及至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
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為監察御史知太府
出納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遺
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 **督實** 天府事物紀原
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云周禮天官冢
宰之屬有太府下大夫梁武帝天監七年始置太
府卿續事始則云梁天監中置少府卿後魏太和
中改為太府

書法

知出納未有書者書慎矜何志培克也字
文融之後以興利逢君者稱慎矜焉故詳

錄

發明

前書宇文融為勸農使為九河使雖志在
興利然其名猶正也至是書揚慎矜知太

府出納則好貨之心
著矣故特書以志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

考異

此上亦漏帝
字幸當作如

書法

玄宗於是五幸東都矣五年正月一書十
年正月再書十二年十一月三書十九年

十二月四書今年正月五書近者十月遠者三
年而後還計二十四年之中在東都者居半非
東都宮內有怪書幸東都未已也自
書還西京而後率皆華清之歲月矣

二月秦州地震

壓死四千餘人
遣蕭嵩賑恤之

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

同三品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救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
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
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庸則官冶中成而私鑄
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
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
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
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
其欲也上乃止秩孔玄之子也○林甫柔佞多狡
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
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
太子侵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
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

上芟麥於苑中

考異

上當
作帝

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
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湯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自魏末徽之際祿廩不與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用度浸廣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正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上深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二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就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餼車錢三

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柰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集覽

河名在鄭州武寧三門山名在陝州平陸

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帝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好事者以為尸解上由是厚賜遣歸後卒

集覽

尸解

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葛洪年八十卒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然以為尸解得仙也又

注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形解

其襲名

書法

於是帝頗信神仙矣與度鄭郭為道士者

器甚矣

發明

所謂方士者蓋方外之士也而張果又自
言寂滅於方士之死則言尸解要之不免於死則
則其為欺誕可知矣况堯時固未聞有所謂侍
中之官使果為之更歷虞夏商周之世何累無
所聞邪以秦皇漢武窮極遠汎海求之干時
方士交驚於天下顧不能羅而致之是又何邪
徒誑世取寵皆具見矣况未幾而遂死乎

冬十二月朔日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特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
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沈無之悔至而契
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知之以牙
官季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

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眾來降上美守珪之功
改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
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
名不可假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
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
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一子官賞甚厚
牙官戎狄大臣之稱猶言達官惟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左傳成二年衛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蔡
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
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惟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注器
所以表尊卑名爵號名位不愆為民所信
奚厥或解云奚與突厥也一本直作突厥

突厥殺其毘伽可汗

考異

殺當

昆伽為其大臣梅錄啜
毒而死子登利可汗立

集覽

梅錄啜梅錄突厥
別部之號也啜其

大臣之稱
音株悅反

置病坊

禁京城習者置
病坊以廩之

亥乙

二十三年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

考異 耕上漏

上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特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二數百皆衣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勸人連袂歌于薦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繁質撲士大夫服其高九推乃止注見漢文帝二年親耕籍田酺宴酺注見元年大酺于薦歌名也元德秀所作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通鑑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于薦新傳作干偽此義未詳今從雜錄為羽委反

質實 元德秀河南人

書法 田十詳漢文二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則玄宗之志至是為益荒矣吁

三月張瑄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救杖

殺之

初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瑄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院狀殺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釋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以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誅飲錢葬之胡氏曰復讐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

之大義也讐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矣理
秀念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
其志亦可矜矣宋璟欲宥之豈非為此乎而裴李
之言何其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揚
志則免死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頗乎

集覽

頗乎注見太宗貞觀七年刑赦之頗
書法 是書復父讐而列叙二子義之也而杖殺於

書法

之甚矣書曰救病其上也

發明

禮有復讐之文然錄既死禹乃嗣興者

張審素之死書殺書爵則死非其罪明矣理秀
幼穉旣能復父之讐是其志亦可嘉况二子繫
表於斧言父案狀則當府志與辨明是否使審
素果以冤死則二子定容誅極如其不然是以

王法為讐更相報復而已不可赦也今不此之
思乃止斷以相讐之說果何謂哉故綱目特揭
以復父讐書之者蓋予之也而曲直當
否之別亦判然矣二子之死可哀也哉

秋七月加咸宜公主實封千戶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止五千戶率
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
丁為限或言其大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與
士出死方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
使之知儉嗇耳至是以武惠妃女咸宜公主將
下嫁始加至千戶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集覽 儉嗇也治國當愛惜民財不為奢泰嗇通作
左傳昭元年大國當愛惜民財不為奢泰嗇通作

國省精而用之

書法

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獨書咸宜將下

嫁特命加之因及諸公主綱目獨書咸宜所以
誅其心也終綱目公主書加封二太平咸宜皆

也

發明 皇女而實封加至千戶非清
明盛世之事也故書以譏之

冬閏十月朔日食

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

妃故蜀州司戶
玄琰之女也

書法 王妃不書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
武氏為昭儀則太宗之篇先書以武氏為

才人將書以楊太真為貴妃則開元之
策先書冊壽王妃楊氏皆所以明倫也

發明 壽王玄宗第十八子也冊諸王妃
未有書而此書之者志其始也

以契丹涅禮為松漠都督

季過折既殺可突干詔以為契丹王至是為其臣
涅禮所殺上赦涅禮因以為都督且賜書責之曰

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過折卿之王有惡輒殺
為此王者不亦難乎卿今為王亦應防慮後事豈

得取快
日前也

子丙

二十四年春正月敕聽逃戶自首

敕天下逃戶盡今年內自首有舊業者還
本貫無者俟進止踰限不首搜配諸軍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破之

二月頒令長新戒

書法

令長近民官也綱目每致意焉是故齊始
用士人為縣令則書陳丙戌唐舉堪為縣

令則書貞觀二玄宗即位既引見京畿縣令元年又召縣令試策四年又赦以縣令為舉者賞罰九年於是又頒令長新戒可謂知所本矣故綱目悉書之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瑛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上陵海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敕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異 計當作擊後同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計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柰

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且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鞬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後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罕干者與祿山同里開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胡氏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焉攸亂然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耳漢高祖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符堅不殺慕容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事也愚以謂彼五

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而復諫養奸安得為盛德邪

集覽 期攘直誅莊賈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平在賈後

以兵法見是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為二隊以寵姬

二人為隊長試習戰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

人笑乃斬隊長以徇王夷甫識石勒夷甫晉王衍

字也石勒上黨匈奴人衍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

之勒已去矣後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卒禍皆室

阿犖山新舊書皆作軋犖山案軋犖山突厥所謂

阿史德為巫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及產有光

照穹廬鳥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張仁

愿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毋以神所命遂字軋

犖山父死母樵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故更名安祿

山犖力角反史宰干姓史名宰干宰蘇骨反里開

閉音汗說文里門曰閉

行辟辟毘亦反法也

書法

書使何罪使之者也奚契丹書討則使之

者何罪使之而不能正其敗績之誅以至

德國典貽國禍則守珪之罪也故書使凡功罪

書使歸之其上也是故歸罪使之者則書張守

珪使安祿山歸功使之者則書李光弼使田神功肅寶應元

李光弼使田神功肅寶應元

發明 祿山既有敗軍之罪按法行辟可也而撓

又况他日亂天下

乎故書以志之

增宗廟遼豆數加毋黨服

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遼豆之數及服紀

未通者太常卿常縮奏請宗廟每坐落豆十二兵

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常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

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同歸於古今取其

肥皆充祭用既踰於制其何限焉若以今之珍饈

平生所習於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簞簋可去而盤

孟孟按當御矣韶濩可息而空羨等笛當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國家清廟禮饗用周制也困寢上食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新必薦順時令也賄稼所收蒐狩所獲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教有司無或簡怠不必加籩豆之數也上固欲增之縮又奏每宰加籩豆各六實以新果珍羞從之縮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崔沔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為成法常述曰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然則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廢

禮拘情所務者未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先王之制謂之彛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禮部負外郎楊仲昌曰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

集覽

於神無方易繫辭故神無方王弼注神則陰陽不測不可以一方明也文公本義曰至神之妙無有方所又附錄曰神便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泥

古泥去聲執不通也當御師進也言空國之侯太宗貞觀二年筮筮樂器師延所作言空國之侯所好靡靡之音應劭風俗通曰本名坎侯吳兢樂府解題云漢武滅南越祠太一后士令樂工侯暉依琴造韻韻音坎以工人姓侯故名坎侯後語訛以坎為空毛血之薦記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薦其血毛注所以法於太古也玄酒之後修

記禮運篇玄酒以祭注玄酒井中水也皇侃曰太古未有酒而始之祭但酌水用之尚質也至晚世雖有酒猶用水代之示不忘古也清廟禮饌詩清廟篇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馬故祭之而歌此詩記樂記篇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有遺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又禮運篇玄酒在室醴酸在戶案醜在堂登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品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是謂承天之祜注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園寢上食注見漢元帝建昭五年寢廟園下祖免免音問記問喪篇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者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免者以可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者其問也注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

文公家禮曰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袒謂左袒自前投於要之右免謂裂布或縫銷廣一寸從頂中向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如著掠頭也子路有姊之喪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遂除之

書法

加也者不

發明

宜加者不

書增加何議也籩豆有常數母黨有常服於是又增加焉非矣增也者不宜增者也

夫禮有定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頤子嘗力辯加禮之一字今籩豆之薦有常數而增之母黨之服有定制而加之皆非禮也苟其合禮則綱目固不以增與加書之矣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
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
卷謂之千秋金鑑

書法

獻文不書此何以書重格君也故金鑑錄
書丹宸箴書非是皆畧之於是帝生日則
可也豈一時賦頌之流哉故不書生日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敕以來年一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召宰
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
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
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
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去過
陝州以刺史盧真有異政題贊於聽事而去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
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
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
為之仙客本河湟使以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
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
邊將實倉庫修器器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
勤賜之金帛可也製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
林甫曰仙客宰相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
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
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闊閱
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此仙客邊隅小吏日不知
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日不知
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
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食
實封三百戶胡氏曰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推
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直緣釋服居位人
主意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次制指爾是故古之
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

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度乎招不
來塵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州地牛仙客前判涼州別
駕故云孤賤言獨立無與
西郡襄武縣地宋立古渭寨於
西縣益元仍舊本朝因之為
昌府治所仍屬

發明 玄宗志在邊功故增重邊賞如仙客止能
爵而不書其有則可以知
其失矣况未幾又使之相乎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

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
相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

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
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胡氏曰忠愛其君者
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
愛者惟其身之管使君荒怠昏亂而不知恤也九
可謂愛君矣然以遠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
似以恣肆對傲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
智之君則知遠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
知儆戒之可樂而知恣肆之有礙於樂也若明皇
稍有心必收禍亂必弭烏乎九齡可謂古之大臣
矣。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
鄂王瑊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
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瑁以母失職有怨
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
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省廢之九齡
曰陛下享國長父子孫蕃昌天下之人心方以無
今三子皆以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
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

誣罪矣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太子
 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
 敢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
 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
 決惠妃密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
 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
 色故詔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范氏曰明皇三子
 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
 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
 仇讐置相可不慎哉○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
 浸疎之林甫引蕭炎為戶部侍郎即炎素不學嘗讀
 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
 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炎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
 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
 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
 挺之為汝州刺史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

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
 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
 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
 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
 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
 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暹嘗上書言事默為下邽
 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
 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
 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
 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
 能逃其術者集覽愛弛是古惠反立仗馬飛龍廐日以
 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衙立仗馬食三品料食與飼
 通唐給九品祿三品四百石也一作飲三品芻豆

書法

唐宰相罷書為其官者錄賢也賢之故
 詳之非是則與左降者同書罷而已

發明

褒貶然明皇治亂之分已在於此蓋以林

甫伎邪九齡正直即人品而進退大臣其得矣
詳載其事於下乎雖然玄宗進退大臣其得矣
固可見矣至於官制名稱尤有可得而論者夫
以丞相名官蓋輔政大臣也今耀知九齡既罷
政事乃以為左右丞相然則所謂左右丞相者
特無用之冗員爾名稱不正莫甚於此故綱目
因事書之以見唐人官制
之失於宰相為尤甚也

丑丁 二十五年春正月置文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發明 前十七年書明經進士歲限百人今此年
二月書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是蓋狹

其塗嚴其制以沮止之僅免廢罷云爾至所謂
玄學者前未之聞乃特置博士官又令每歲依
明經舉則當時好尚曉然
可知此事觀之義自見矣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
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
首進士試**集覽**帖誦誦帖括曰帖誦其明經則誦
大經十帖唐以左氏傳
天經十帖唐以左氏傳
為大經一帖凡三言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
為一家何必置兵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
常侍忠厚言不必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
萬一姦人交關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
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西擊勃律
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上甚怒
會希逸廉人孫詢入奏事言吐蕃無備請上甚怒
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詢往察事宜惠琮至

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乞力徐脫身走惠琮及誨皆受厚賞吐蕃復絕朝貢希逸

自念失信愧恨而卒 **集覽** 刑白狗為盟索隱曰天子用牛馬諸侯大豷大夫以下用

鷄儻人注見德宗貞元十二年儻從 **書法** 襲之者趙惠琮矯詔耳曷為以希逸書希

命有所不受而惠琮得以矯詔使之以失信於邊境是誰之外歟綱目以希逸主兵故其罪於

也 **書法** 希逸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漢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

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

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

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

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一人之身而 **集覽**

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集覽**

漢州漢乃胡反地里表云廣南化外地在鬱林西

南交趾東北唐太宗置灤州以達交趾機祥注見

隋文帝開 **書法** 仙客怒之可也而擗之幾絕及其蘇也漢

皇十四年 **書法** 杖流道卒耳其書殺何誅心也子諒奏彈

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 **發明** 自古非大無道之君未有輕殺諫臣者玄

雀鼠之微是以輕於殺之又况仙客之相出已 **發明** 宗何為乃耳蓋其驕矜已甚其視諫臣猶

私意深欲掩蓋覆匿于諫忽觸其實故怒不可 **發明** 雀鼠之微是以輕於殺之又况仙客之相出已

解必真之死地而後已書殺監察御史周子諒 **發明** 雀鼠之微是以輕於殺之又况仙客之相出已

此奔竄失國兩京覆沒之兆也然則貶後王蓋 **發明** 雀鼠之微是以輕於殺之又况仙客之相出已

顧不
明哉

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琒而殺之

楊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滂滿異謀上召宰相謀
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
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
瑒瑒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書法

書廢太子瑛無罪也而殺之帝之忍亦甚
矣殺一無罪不可也况三子乎是禍也林

甫成

發明

隋文用楊素而廢太子勇然猶未至殺之
也玄宗用林甫而黜太子瑛又併瑒瑒殺
之然皆無罪可書其惡甚
矣天理既滅何以國乎

五月流夷州刺史楊潯於古州

潯坐職當死上命赦之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
疏曰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

可施之徒隸不當
及於士人上從之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救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開剽利害審
計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
恤優

詔選宗子補官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

仙客龜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
由來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

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率輔故有是命范氏曰明
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實讒使得志天
理滅矣能無亂乎

書法 賜爵不言以此其言故何議也有
鵲來巢而二相受爵無謂甚矣

行和羅法停江淮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管田皆不能贍始用和
羅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較以穀賤傷
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羅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
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
幸東都矣

書法 書和羅始此然則曷為不書初先是西北
行之久矣全是始推之東西畿也終綱目

書和羅三
貞元三年八年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考異 此

書法 當去文貞二字
分註謚文貞

書法 書官書爵書謚自狄仁傑以來於是再見
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狄仁傑未嘗李晟

馬燧裴度若郭子儀號官爵
謚具則又非五人所可及也

發明 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書
爵書謚以表之此亦可以觀綱目褒貶之

筆矣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

考異 據大曆十
年書貴妃

獨孤氏卒則此
薨字當作卒

妃攸止之女也初上欲以妃為后或上言武氏乃
不戴天之讐豈可以為國母且妃既有子若登宸

極太子必危上乃止
至是薨贈貞順皇后

書法 其書薨何謚為后也自是而皇后為贈官
矣終綱目卒妃卒四宋公氏玄武氏肅
常氏代獨孤氏惟此獨書薨譏之譏也

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命將作大匠康譽素往東都毀明堂譽素言
毀之勞人請去上層仍舊為乾元殿從之
譽去乾元
籀文衍字

集覽

戊寅

使

二十六年春正月以牛仙客為侍中以王璵為祠祭

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
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古者祭必用

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費以為禮非利之也
後世滯祀既眾於是廢幣而用楮泉是以賄交
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
賄也又安用事乎王璵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
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集覽** 璵羊諸反紙錢
之而未華之者不亦悲乎**集覽** 自漢以來喪葬
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為鬼事明皇用之
稱泉楮丑呂反數木名可為紙索隱曰錢本名泉
言貨之流
行如泉也

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書法

武德嘗置州縣鄉學矣不皆置也於是
令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特書嘉之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

考異

皇字
上漏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璵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
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

其故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
邪也曰然對曰但推長而命誰復取乎上曰汝言
是也由是遂定與將父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
絳紗袍璵璠與至尊同齋表請易之於是停中嚴
殿門至是與不統為步而入尋更名紹又更名亨
孫甫曰太子與之廢籍由武妃殊甫亦張說之過
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魏類太宗之言蓋昭成
方娠時說侍讀東官知其具事謂王當受天命按
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
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初蘇祿廉儉攻賊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聚
為用既尚唐公土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

考異 殺書 作武

浸廣遠不復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質達干
襲蘇祿殺之都摩慶立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
可汗以收其官而無負眼其大官凡二十有八等皆世
其官而無負眼其大官凡二十有八等皆世

秋九月朔日食

賊王昱為高要尉

質實

梁於此置高要郡隋平陳廢郡以縣置端州唐以博
林縣省入宋又省平興縣入焉金元仍舊李嗣因
之為肇慶府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
克劔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運資糧以不
敗脫身走資仗皆沒由是敗

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
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
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路謂之南詔至皮
邏閣邊疆大而王詔微弱乃以兵威脅服
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為邊慮服
群蠻遂破吐蕃徙居大和城李為遠慮
南蠻國本烏蠻別種也在此求為遠慮
和五代史四夷附錄曰南詔所居曰首
注漢明帝末平十二年六詔一曰蒙
折詔三曰浪穹詔四曰越詔五曰施浪詔六曰越
蒙舍詔蒙舍最在南詔之南
詔大和城夷語山陀曰和
國名其王本烏蠻之別種夷語王為詔其渠帥有
六詔唯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魏州禹貢梁
州之界漢武帝開西南夷北為益州郡舊唐書梁
縣境東漢分屬永昌郡南漢又分樂榆屬雲南郡

冬十月作行宮於兩都間

晉諸郡皆屬寧州李特據蜀分首漢州宋齊梁陳
仍置雲南永昌郡屬寧州唐麟德初於昆明之橋
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治葉榆河蠻開元末蒙舍
詔皮邏閣併蒙嵩詔越折詔浪穹詔遮臘詔浪施
詔五詔合為一號南詔治太和城至閣羅鳳號大
蒙國又置異牟尋再徙羊苴城即今府治改號
大禮國其後鄭買賜趙善政揚干貞互相奪至
五代晉時段思平得之更號大理國元憲宗特改
附立上下二萬戶府至元間改至大
理路本朝改路為府隸雲南道
書法 自是浸疆大為邊患至喪師二十萬則王
是之罪也故謹志之南詔見綱目始此

凡十餘間

書法

書法也終綱目書作行宮
皇十八是年皆奢欲之主也

置龍武軍

分羽林置龍武軍
以萬騎營隸焉

卯巳

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為梧州刺史

幽州將趙瑒白貞陀羅縉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
平盧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貞陀
羅縉稱制指以道之知義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
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
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貞陀羅
逼令縉死衆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
珪坐**集覽**叛奚奚國**正誤**趙瑒白貞陀羅縉
羅當是二人趙瑒與白為氏而瑒與貞陀羅其各也

秋八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可汗骨

啜

突騎施吐火仙可汗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
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嘉運引兵擊之擒吐
火仙取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集覽**後汗那注
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集覽**見中宗景

龍二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
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官懸贈弟子為
公侯**集覽**釋奠注梁武帝天監十七年宮懸
伯**發明**注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軒縣之樂

公又尊老君盛儀交舉至於吾先聖則不可以
闕然也是以禮典如此書之于冊識者可以觀

終身者四十三
唐玄宗
矣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一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為祭數則瀆請停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風度疑遠三宗注風采度量疑固遠大也

書法

書惜賢也終綱目長史書卒三吳張絃後趙張賓唐張九齡於九齡尤深惜之

考證

當分註謚文憲

集覽

宋景

三月朔日食○以阿史那昕為十姓可汗

夏六月以蓋嘉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

嘉運來獻捷上嘉其功故有是命嘉運恃恩流連不特發裝耀鄉曰嘉運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且將軍受命鑿凶明而出今乃酣宴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乞速遣進塗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集覽凶門淮南子兵畧訓曰君命將已而竟無功臣辭而行瓜鬚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杜甫秋日荆南述懷詩凶門較少推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

初劔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國練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宥為光祿卿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明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救之吐蕃引去集覽章仇

隋文帝仁壽四年

書法 始書發兵可矣書關中兵何讓也於是內備

十一月立莫賀達干為突騎施可汗

莫賀達干聞立阿史那昕怒曰蘇祿我之謀也今立阿史那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士乃立莫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眾命嘉

是歲戶口之數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三百緡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待寸兵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采訪使給訖奏聞

書法 書美之也自是以至天寶末年帝無可書

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為林甫則國忠也貴妃也書得玄元皇帝像群臣請加尊號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太母為朝散大夫追尊周上御貴神帝聞空中神語改會昌縣為昭應加聖祖及諸帝后號皆感鬼神也書以帝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廣運潭成加帝堅左散騎常侍以楊慎矜為京畿采訪使以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以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以安祿山為契丹敗之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夫賜安祿山鐵券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以安祿山兼河北採訪使置使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安祿山起第於觀仁坊以安祿山朔方節度使安祿山安祿山安思順入朝安祿山入朝加安祿山左僕射以安祿山為開府使安祿山歸范陽安祿山請以安祿山為代漢將從之安祿山表獻馬遣中使論止之十一月安祿山者大寶五載八載與十至于書及不書安祿山者大寶五載八載與十二載三年爾皆寵邊將也言以盧絢嚴挺之為貪外詹事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裴寬為睢陽太守以常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貶常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李適之罷以陳希烈同平章事殺曠騎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鄰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常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殺戶部侍郎楊慎矜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於潮陽制復戶儀奉璋皆為林甫也書流宋澤於潮陽制復戶儀

易之官爵賜楊釗名國忠免謝馬程昌裔官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以庫錢易惡錢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上復辛左藏以楊國忠為右相兼吏部尚書以吉溫為御史中丞楊國忠注選入於都堂追削李林甫官爵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以楊國忠為司空陳希烈罷以常見素同平章事貶常涉為桂嶺尉吉溫為澧州長史皆為國忠也書冊壽王妃常氏以楊大真為貴妃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以楊釗判度支事以貴妃姊為國夫人皆為貴妃也此外亦無幾事耳夫君心感溺於上奸邪專恣於下欲不亂可得乎綱目詳書之所以也為萬世戒也

夏閏四月得玄宗皇帝像

上夢文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藍崖迎置興慶宮范氏曰人之有夢蓋

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
資之良弼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
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
是迂怪日聞諂諛成俗姦究得志而天下之理亂
矣人君心術

書法

於是帝以夢求得之也曷為夢之信惑之
深發而為此也然則其得之何旨意所在

發明

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自古清明之
世未聞有神異之事惟衰亂之世則有之

亦猶

耳玄宗誕誕謾荒忽既夢老君之像遣使求
交作耳無有則使者亦必附會來上此固無可

之正

使無有則使者亦必附會來上此固無可
疑者綱目書得而不言其所以得譏之明矣妖

由人

與未幾遂有田同秀寶符之事
紛紛見於史冊夫豈無自而然哉

吐蕃入寇

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仁軍將
將臧希液帥眾五千擊破之

秋七月突厥殺其登利可汗

殺當

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惡其
專誘右殺斬之自將其眾左殺判闕特勒攻登利
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羽
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集覽判闕特勒左殺名骨咄葉護咄當沒反

洛水溢

溺死者
千餘人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禘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
山者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乘訪使張利
貞利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克平盧軍使
胡氏曰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
貨取故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
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
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故使祿山
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姦慝所以治國者不以
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王以何
必曰利為其末流至於弑君篡國而猶不止也

覽

傾巧傾女
機巧也

書法

自是祿山每事
必書詳亂本也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

考異

薨當
作在

憲薨上哀恸特甚曰天下凡之天下也固讓於我
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

汝陽王璿表述

集覽

為唐太伯周太王長子曰太
伯少曰季歷生子名昌昌有

先志固讓不許
聖瑞太伯知太王意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
蠻以讓季歷今寧王以讓玄宗此可為唐之太伯
也

書法

以皇帝贈謚自太子弘始矣於是三見
書官書爵予憲也綱目謚為帝書薨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注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
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脩邊安西節度撫寧西
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置突騎施堅昆治北庭
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
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角以禦
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

盧懿受鎮撫室帝靴鞞治營州
蕃治鄆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
嶺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治廣
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
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
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
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范氏口海
財非不多也人君不能清靜恭
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
基於安富之時亂已成而猶不
豈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
南暨聲教蔡氏傳云聲謂風聲
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
者效焉故謂之教羈縻之州自
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
為都督府其貢賦版籍多不上
府州八百五十六龜茲城即漢
龜茲縣也注見漢書

桓帝永壽元年聖昆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室
注隋恭帝侑義寧二年長樂郡名今福州長樂縣
是也州南六里有長樂山閩中記云地名長樂居
者安之東萊收提收字誤當是守字與下東牟守
提同案守提即團結營也唐制兵之戍邊者
大曰軍小曰守提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

穿三門運渠

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
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寶符潛應
年號請於尊號集覽玄元皇帝高宗乾封元年至
加天寶字從之集覽高宗皇帝高宗乾封元年至
元皇帝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崔浩曰尹喜昔為散
關令按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列仙傳曰關令

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
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

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言道
德之意五千餘言喜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與老
子服巨勝實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終今田同
秀故託言在子藏靈符在尹喜故宅耳索列子注
尹喜字 **質實** 東見紫氣乃占風知有神人過老子
公度 **質實** 東見紫氣乃占風知有神人過老子
果至受喜鍊氣吐納之術三宮正一之法復求著
書於是為道德經以授之後仙成後與老子相會
於蜀賜號 **文始先生**

二月享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

祀天地於南郊

書法 今祀非古也自是終唐世為永制矣傳曰
而先帝也唐於皇帝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祖親
之書曰越二日譏也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
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

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也間一歲清河人崔以
清復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
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僊知其詐按問果首服
奏之上亦不深罪也范氏曰明皇崇老喜仙故其
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
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效為姦罔哉昔漢
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 **集覽** 為新垣平所
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集覽** 為新垣平所
趙人新垣平詐 **集覽** 為新垣平所
令人獻玉杯

三月以常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
常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
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
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
以善治租賦為集覽事權中作爭權

以盧絢嚴挺之為負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
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
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
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接下絢
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
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
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
史未幾誣其有疾除負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
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
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盡相疾求還可以見之挺

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
散秩以便醫藥上嘆吒久之亦以為負外詹事

集覽交廣籍才交廣二州在廣東春秋百粵之地

步隲為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孫休以交州土壤
太遠徙交州理龍編分交州置廣州理番禺隋改

番州唐置廣州籍慈夜反謂交廣邊遠須
藉有十之人賓詹謂太子賓客及詹事官

書法負外詹事何以書病玄宗也二臣帝所春
蔽也故持

發明古之闢四門明四日達四聰非好為是多
絢嚴挺之近在目前無疾而謂之有疾由林甫

者所以著林甫之欺為後世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之戒爾居人上者可不鑒諸

絢嚴挺之近在目前無疾而謂之有疾由林甫
者所以著林甫之欺為後世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之戒爾居人上者可不鑒諸

秋七月朔日食○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

突厥阿布思來降

初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立拔悉密為頡跌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眾共立判闕特勤之子為烏蘇可汗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密等使攻之烏蘇遁去突厥西葉護阿布思等帥餘眾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

質實

王忠嗣鄭縣人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人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云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群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朱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

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為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鬼白於是三**質實**曳音裔引也一字不能書惟人皆坐貶對白紙直視故號曳白又云即拖白是也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臯繇為德明皇

帝

范氏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臯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

廣運潭成加帝堅左散騎常侍

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
 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
 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
 郡名各陳珍寶仍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
 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集覽漕水漕或作產師
 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志云漕水即荆海猶也
 萬年縣蓋田谷入霸括地志云漕水即荆海猶也
 之下流也扁榜扁補典反署也榜標也百牙盤食
 以牙盤進食至百數也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有
 進水陸珍饈至數千盤者凡一盤可費中人十家
 之質實一統志云漕水在西安府城東一十五
 里源出蓋田縣合金谷水北流入霸水
 書法凡功役書成久辭也於是鑿苑東引漕水
 則其不書始鑿何畧之也一潭也而書成則久
 可知矣終綱目渠潭書成三詳漢末平十三皆
 也

甲甲

二載春正月改年曰載○二月海賊寇台州遣河南

尹裴敦復討平之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實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夏五月河西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更立骨咄祿

為可汗

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

技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救王忠嗣出兵乘之破其左廂十一部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回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昆加關

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舊統樂羅葛等九姓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首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於已復以為中丞

冬十二月貶裴寬為睢陽太守

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繫台明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為屬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告之裴寬由是坐貶

始祀九宮貴神

初術士蘇嘉慶言遼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月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大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書法

始者何前乎此無有也帝之惑於神恠亦甚矣故書始譏之是故漢武親祀竈則書始玄宗祀九宮貴神則書始是後肅宗祀九宮不書上元元非創也貶其始而已矣終綱目淫祀書始二

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臣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陳

酉

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群臣表賀范氏曰明皇假於恠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恠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

書法

書帝聞何譏自欺也求神仙自奉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為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

發明

自欺也繼是而有妙實真符之得矣自欺者人亦欺之凡鬼神竒恠之事稍有識者耻言之惟巫

現託此以誑愚俗為罔利之資耳玄宗既夢得像又以寶符而上尊號又尊先天太皇又祀九宮貴神至是又聞空中神語可謂恠恍之極精爽既失不亂得乎直筆書之可愧甚矣

回紇懷仁可汗死

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於是北邊晏然回紇斥地愈廣盡有突厥故地懷

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宣之後將帥皆不及

秋七月冊壽王妃常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貴更為壽王娶即將常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二姊皆賜第京師

寵貴赫然揚劍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解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劍本未到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贖蜀貨直萬緡劍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揚日夜譽兼瓊且言劍善擣蒲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范氏曰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滅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何以為天

集覽

新政今閬州新政縣在利州東路儀觀下乎

帝太寧三年

質實

揚太真按許子真記太真容州蒲博之具

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揚康求為女時揚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為女携歸京後進入壽王宮玄宗召

為貴妃一統志云新政唐之縣名屬閬州本漢之充國縣地元併入南部縣故址在保寧府城東南

十里

書法

王姬不書前書冊壽王姬揚氏矣此其再書帝氏何者帝之繼揚也然則揚太真之

倫也此其為瀆一也曷為不書壽王姬書太真書太真所以志作僞之勞拙也終綱目冊

王姬惟壽王再書舍是無書冊王姬者矣

發明

開元二十三年書冊壽王姬揚氏至是又冊帝氏則揚氏為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

皇奪而有之則亂三綱絕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釋者

謂伋妻自齊以來未至於衛而宣公為臺以待其至是時國人猶且惡之烏有十年于婦而可

奪之為已有耶綱目直書其惡甚矣不遂為狄所滅豈非幸歟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

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實實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考證 詩富作擊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書法

祿山奏立何著欺也祿山前奏致鳥食中雖

今奏夢從求食及廟梁產芝皆欺也其謫若此猶以赤心信之不至於大亂不止矣

發明

英衛唐之名臣使見祿山則必唾去惟恐或後為有反從求食之理其為誣罔蓋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祿山所以敢肆其欺者亦以玄宗自為妖恠恠恍之說故乘而譎之耳綱

目特書奏立奏在祿山而聽在玄宗蓋亦交貶之也

以王鉷為京畿採訪使

初鉷為戶口色役使救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

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駐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皆以為避

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

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

益厚遇之中外嘆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來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簿文簿鈎校精密上

賞其疆明曰好度支郎諸揚敦徵此傳覽色役使言於上又以屬王鉷因奏克判官傳覽色科名也使去聲主掌諸色雜徭役者復除復芳目反亦除也謂除免其賦役也租庸調高祖武德七年初定租庸調

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

太守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它曰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敢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常堅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日為已禍欲動播之離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凡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傳覽縉雲古縉雲之墟越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傳覽地吳立臨海郡唐玄宗改縉雲郡德宗改為處州大曆間以處士星見故也播州本西南徼外蠻夜即且蘭地唐置播州在湖廣溪洞中疎率籠疎率略也師古曰疎率心不精王氣王興也太玄經曰五行用事者王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節

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

部而集覽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積石注見太宗貞觀九年墨離軍括地志云瓜州西

北千里有墨離軍即其地也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雲嘗召客客畏李林甫無一人敢往者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収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蕭冕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敕請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有之始太子文學薛嶷薦溫才上召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冕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溫頊之兄子也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集覽**散地猶言閑處也雲胡甲反鍛鍊成獄吏入人罪猶工治陶鑄

鍛鍊成 吉溫 洛州 河南人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朔日食

秋七月敕左降官日馳十驛

以流貶人在道逗留故有是敕自是左降官多不全矣

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異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後觀織繡之工專供貴妃玩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婿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如悍不遜送歸銛策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

冬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鄰

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勣妻勣性狂踈好功名喜結交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安爾圖讖交構求官詰斥乘輿林甫令吉温鞠

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杖

集覽

贊善大夫唐東宮官有左右贊

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飛語備言飛狀注見開元十七年圖讖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指斥亦指也指斥深廣直言之也

書法

於是勣為飛語以陷有鄰有鄰以無實書殺宜也勣則曷為亦以殺書殺不以其罪

也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勣妻林甫故實其事以陷太子因使吉温奏勣首謀故勣雖傾險綱目舍勣所以惡林甫也書之以殺而後有任其咎者矣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

王琚李適之自殺

江華司馬王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

別遣羅希奭按邕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
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
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
惟明希奭等死希奭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
瑛自縊適之子雪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
之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
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狀繫
綱典船夫徵剝逋負延及鄰伍死者甚衆至林甫
薨乃集覽干將莫邪正義曰二劍名也將照明音
止干將韓王劍師也索隱曰應劭云干將吳大夫善
冶者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歐冶子在越鑄劍
五口三口入於吳一日鱸郢二曰魚陽三曰湛盧
吳王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劍二口匠作
劍不成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精不銷夫妻
俱入爐中然後成物於是其妻乃斷髮剪爪與夫
望爐俱躍遂投爐中乃成故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陽作龍文陰作漫理終虞虞慮也所過殺遷謫者

羅希奭所經過處應有坐遷謫者
盡殺之綱典主漕運案牘之吏

書法

於是邕與敦復皆以勦黨坐杖死不書敦復何畧之也曷為畧之敦復林甫黨也黨

於林甫而卒為所殺亦自取矣故不書然則王
琚適之則曷為止以自殺書上書殺某某其下
書某某自殺則其自
殺也有迫之而然矣

發明

世之治也昆蟲草木皆得其生世之亂也
公卿大夫不得其死觀綱目所書自柳勣

杜有鄰以至李邕王琚李適之等皆當時薦紳
不免無罪見殺則民之無告而死者又可知矣
古人亂邦不居無道則隱蓋為此也雖然明
皇蔽於林甫雖愛子猶且不免况大夫士乎

除絞斬條

上纂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
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書法 書予之也網日卹刑之政書除十詳惠四審予之也

今天下嫁母服三載 **考異** 提要察上 **傳覽** 嫁母服三

父卒母嫁禮降服杖期今乃今天下為嫁母服

書法 嘗救五服並從經傳矣既又加母黨服於

然矣

發明 自武韋增加母服屢見譏於君子然婦人

下嫁母服三載果何謂哉夫嫁母於義已絕猶

增重如此則逮事之母當如何耶此於理不通

而不可以強推者是不獨知母而不知父而已大書于冊可勝歎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

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

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

試具名開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

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書法 於是林甫難之覆試無一人及第者則其

六詳漢平元始四具

文無如天寶者矣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体肥腹垂過膝外若癡育內實狡黠令其將

劉駱谷留京師調朝廷措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

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

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

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

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

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鼎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蓋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鷄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揚銛姊弟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發明

祿山胡人目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憲之筆書之亦足貽長朝廷清選以之兼職可謂非其倫矣直千古之笑也

夏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

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詎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與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冬十月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清

考異 如上漏帝字

實貫

驪山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一統志云溫泉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一里驪山之麓秦始皇

皇於此砌石起宇漢武重加脩飾華清宮在驪山下唐太宗所建以溫湯所在初名溫泉宮玄宗改曰華清治湯為池環山列宮室每歲臨幸內有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久廢今湯存焉

書法

未有書名其宮者書名其宮何譏溺愛也與前書更集仙為集賢者大異矣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

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

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
 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
 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
 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
 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
 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
 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言實
 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
 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
 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
 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
 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
 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
 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
 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
 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
 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
 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爲確右節度使而詔三司

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幼
 志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
 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干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
 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感
 悟貶忠嗣漢陽太守范氏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
 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
 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
 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
 而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
 思之未至邪○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
 之親乃引以爲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摛使之
 奏劾付羅希奭吉温鞠之釗因得逞其志所擠
 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九高
 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哥舒翰哥舒虜復姓元和姓纂云哥舒本突騎施
 別部之號後因爲氏馬大才軍涼州有大才軍因
 大才拔谷爲名黔中上佐黔中注見周顯王七年
 上佐官名也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指摛指

集覽

示挑撻也 **質質** 哥舒翰營州柳城人積石軍莫詳

西北一百二十里有積石關唐置軍於此防守未

知是否智者察焉漢陽郡名本春秋鄭國地戰國

屬楚秦屬南郡漢為江夏郡安陸縣地三國屬魏

後屬吳皆為重鎮晉立池陽縣為江夏郡治後郡

移治安陸縣宋齊梁並屬江夏郡後周屬竟陵郡

隋屬復州大業初屬沔陽郡唐置沔州治漢陽縣

天寶初改漢陽郡乾元初復為沔州寶曆初州廢

周世宗平淮南以漢陽縣置軍宋熙寧中廢為縣

紹興中復置軍元至元中陞為

漢陽府 本朝因之隸湖廣道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
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
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

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誘使圖
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性
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
到盧鉷同鞠之使吉溫捕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
父善溫幼時敬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語鎖
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歎服惟須
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溫不答敬
忠懇請哀切乃令荅辨還鞠慎矜引以為證慎矜
若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使盧鉷人長安搜其家鉷
袖讖書入閣中出詎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
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
於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集覽 與王鉷父中表兄弟王鉷之父名晉中表兄
弟猶言外內兄弟也爾雅姑之子外兄弟也
舅之子內兄弟也又魏揚阜稱外兄姜叙而皇甫
謐列女傳云姜叙姑子揚阜則舅子稱姑子為外
兄弟姑子稱舅子為內兄弟臨汝河南汝州屬縣名

今汝州梁縣實一統志云臨汝縣名唐初所置是有臨汝店實屬汝州後廢之故城在南陽府汝州西南六十里

書法 慎於措克罪人也書爵書殺何甚林甫也慎於私語讖書信有罪矣不至殺也誣而

殺之甚矣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由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復壁如

防大敵一夕晏徙淋集覽鈞軸鈞陶瓦輪也其中雖家人莫知其處

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若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左右翼師古

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也軍左翼曰啓右翼曰

肱楚辭天問篇曰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文公集計云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金吾注見漢

武帝太初元年又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 書病玄宗也自書籍以來未有此賜矣綱

帛四賜服二賜第二賜錦絲一賜錢一賜穀二賜

絲一賜物一未有人於此者也

發明 自林甫專政至是十有二年凡見於綱目為股肱心膂若何而不亡哉書以天下歲貢賜林甫蓋自古所無也使林甫而果賢者其可以貨取乎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馳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縑帛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南卑而吐蕃救至娑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送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

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社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少奏言文臣為將法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范氏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集覽**小勃律注開元十年第呼句絕第但傳第言之陳勝傳第令毋斬契苾何力契苾虜復姓何力其名契詰歷反苾蒲結反慶忠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也名亨並領節度不出閣**正誤**第呼一切之功一切注見漢順帝陽嘉元年**實錄**縑帛稱勅賜之**集覽**第呼句絕○今按通鑑本文作第呼出取縑帛賜之綱目倒出字也**實錄**

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之子貞觀十年率衆入朝授左騎衛大將軍

書法

至是諸道節度多胡久矣林甫為之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三



